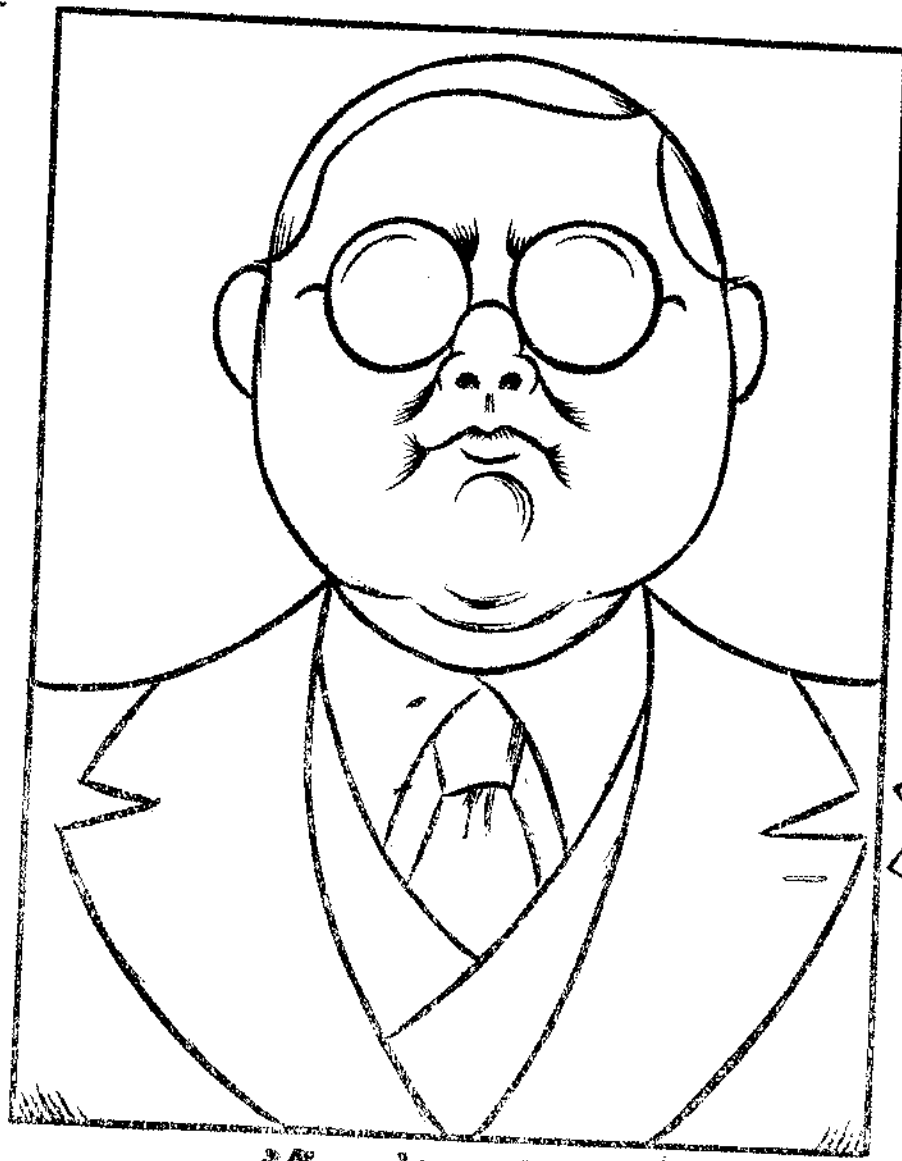


二十四期

# 談日

## 稿初草憲 年三十二國民華中



像肖者編

作飛少魯 (例通本善美精行印局書仿) 約預

D E C A M E R O N

NO. 1

• 角一洋大份每 •

券立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日十三月三年三十二國民

# 本刊特別啓事

本刊自出版以來，八月於茲，倍受社會人士之歡迎，敝社拜賜之餘，當力盡棉薄，奮求精進，近接各地讀者來函對於本刊原用之八開大小，閱讀不便，要求改小篇幅。敝社爲採納公意，爰自第二十五期，（四月十日出版）起，改爲十六開本，每期篇幅增至四十頁，內容愈求充實，並爲優待定戶見，自四月一日起，舉特價兩月，茲將價目列下：

日期	國內價目		國外價目	
	連郵費	連郵費	連郵費	連郵費
零售 每期	一角			
全年 三十六冊	二元四角	二元八角	五元四角	
半年 十六冊	一元三角	一元五角	二元八角	
三月 九冊	七角		一元五角	
試閱： 附郵票二角連贈 三期				

十日談旬刊社啓

總發行 第一出版社

上海平涼路平涼郵六十二號

# 談 日 十

## 社會病態的亢進

每天看報紙，除了國際間的糾紛，外交上的鉤心鬥角，令人觸目驚心，國內的大事，相打火併爭權奪利，令人垂頭喪氣而外，只有看社會新聞欄的瑣事，好像無關宏旨，聊資消遣，茶餘酒後，併作談助。可是仔細一想，却又不同了。凡是社會上的事件，如加以分析推討，即可見社會的病狀，而各事件乃是病的徵候，我們現在的社會是怎樣一個社會耶？試將這幾天報上的小事件，一加檢點，便可明瞭，吾人是處在怎樣一種危險的狀態之中了。

## 出賣女兒

住法租界西新橋中里無錫人顧順富及妻朱氏，以小販為業，因受一八二之影響，生意蕭條，負債累累，在去年七月間將親生之十三歲女兒小毛，價賣與蘇州人王樹田為養女，立有契約，得身價洋二百五十元，藉償宿債。這是很平常一件事，殊不值得提起，但人身尚可買賣，究竟不是中國的體面，而政府法令是早已禁止的。不過雖有法令的禁止人身買賣，而此種買賣之事實如故，可見其中有不是法令所能禁止的根源在着。

這自然是貧窮一事，以及人尤其是女人可以賣錢的另一事有了這二事，顧小毛才賣成功，而在賣契上也注有或入平康等字眼，足見買人一方面，也是把那女人作為一種商品處理的。人而成為商品，豈非大可哀憐之一事，但有多少人不是商品呢？看出賣體力的工人，他們終日做機器的奴役，被機器逼着工作，那時他們是出賣給資本家的。收買女孩之事，比這更有別種作用，但在壓迫與榨取一點上，是相同的，女人被賣，在買的人是買進一宗產業將其由此生利，是不可否認的實情。不過說這是不道德不人情是可以批評，但要根絕此種事實的發生，便不是簡單之事。因像顧順富的將女兒賣些錢，還是幸福的，天下有不少人的

自己的勞力賣不脫，即便女兒賣不脫的人，也很不會少數，因為這個社會的貧困，是已到了那個程度了。

## 失業自殺

甯波人洪正卿，現年四十一歲，前業鏡莊生意，家有妻余氏，及子女六口，平日全靠洪一人在外謀食供養，近於一年前失業，常往返滬甬，托人謀事，終無成就，因感一家大小，生活困迫，遂生厭世之心，屢欲自殺，雖經親友防範勸止，終於十九日服毒而死。這在有些人一定又要怪他的不肯同社會奮鬥了，但他飯也沒有法子吃，試問如何奮鬥？一切的批評家，常常會空口說白話，隨便說幾句努力奮鬥的話，那是很可笑的。一個人非在萬不得已時，決不肯自走到絕亡之路的。

譬如失業，失業之後，一定百方去謀出路，找機會，可是現社會的一切都是衰頹不景氣，要謀一個職位之地，真不容易，但一定要做到出賣人格，或去作奸犯科而獲得飯吃，有些人是不願意的，於是這些人被稱為自殺的弱者了，但是試問強者所走的路又是怎樣？比方流為賊盜，劫掠為生，那是危害公衆，豈非比獨善其身的自殺還不行。

所以對於自殺我們不能盡管是非難，應有些地方，曲加原諒，方可照見真理。否則他不是自殺而殺起別人來，你必然要駭怪非凡，而以為他具有惡性，是社會之賊。實在是一樣的，一個人被衣食所迫，走上死的路，或走其上的其他的道路，在當人是無法自製的一種衝動，他的自殺，或殺了人，或做了惡事，都不是他的本意。但是我們還只聽得亂世用重刑的司法院長談話，而不會聽見有人計劃如何可以使百姓衣食足。只有人提倡禮義廉恥，而不知禮義廉恥要用怎樣的物質條件，方可以維持，那是很可嘆惜的。

## 司閻殺人

一個人在生死關頭，是有自殺或殺人的

傾向，那是惟一的出路，也許就是奮鬥之道。不過提倡奮鬥的人，是希望這一種奮鬥的嗎？

天津人周占元，向在新新公司充當司閻副頭目，已經八年之久，茲因年老不克勝任（後來報紙上改為犯有業務上之過失）被公經理李敏周開除。周因老年失業，前途渺茫，懇求收回成命，向李經理苦求無效，氣忿之餘，拔鎗擊中李之要害，即時斃命。這其實是可以驚人的大事，是司閻巡捕鎗殺大經理，以後各大公司老板，豈不將人人自危。所以在判處無期徒刑之後，捕房律師還要請求改判極刑。但周占元以飯碗碎破而遷怒於人，其時他的神志，當已昏迷，否則那敢以一個小小的看門巡捕而驚動大老板呢。不過也可以看到當一個人在生死關頭，是會做出非常之事來的，而吃飯問題的成爲最大問題，不是無因了。

## 索租被殺

九畝地紫華路九十四號居戶孟河人戎老三，於去年歷歷十二月二十三夜，因向三房客李忠先索取欠租無着，反遭李忠先用刀將戎戮斃。從這事件，可見人命的如何不值錢，而生存競爭是怎樣激烈了。討房租乃會討出人命關天來，這自然因爲那時殺人的已是精神異常了，但一定是他的境遇景况，早已使他十分難堪，而不得不在這苦惱的人世中受苦，可是又有房租的催討，加重他的惱恨，遂至捨命相搏，以致如此。當然他們都是貧苦的下等之人，性命沒有富人們高貴，但對於生活態度，是如此其嚴重，也可以看見中國社會病態的亢進到如何程度了。並不是人肯向上爭出路，怎奈沒有這個機會，不給路他們走，還有什麼辦法？這住的問題，本來一定不比食會嚴重的，可是也會引出人命官司，那麼我們的中間，是的確有不少人，已經被生活壓迫得起了神經異常是無疑的了。

## 目錄

封面——預約	魯少飛
十日談——社會病態的亢進	魯少飛
出賣女兒——失業自殺	司閻
司閻殺人——索租被殺	司閻
要人的言論	曾迭
春天裏談女人	馬克珊
上海之春	沈嘉藻
面容種種	浪舟
一個青年醫生自殺	忍之
石壽的死亡	甘漱蘭
民衆教育館參觀記	舒適
從臨沂到臨城	樹芬
潮安文化線條	曼茵
學校的幽默	馮植芳
大學的教室	鞏毅
大政記事	仁
討逆日記	零
處女保險	零
開學預語	零
高貴的人們的演出	時君
髮花的風波	何須
一夜三遊記	莫絢防
討逆日記	柳大經
陸氏血案	零
牧師在中國	林家聲
在晚風中	吳家聲
十日漫畫	陳靜生

定價	
全年三十六冊連郵	三元
國內	四元
香港	五角
澳門	六角
國外	一元
半年十八冊連郵	一元二角
國內	二元
國外	三元

## 廣告價目

日本朝鮮台灣照國內計算

甲種 每方寸洋一元五角

乙種 每方寸洋一元二角

丙種 每方寸洋一元

最近俄國庫爾教授在滬上海大戲院作公開演講，話極  
可憐性慾的果實，孔子不云乎：食色性也，人之大慾存  
焉。然談女人而亦有其害是誠今日之社會太無自由矣，  
自從國難以後海內刊物皆由政治而改為談風月，談風  
月而又改為談女人，今則非女人而亦有其害，大家只有  
用錫箔封其口之爲得。

### 女人



## 春天里談女人 馬克珊

「春天里談女人」，題目未免有點「意識  
丟曲」，然而，仔細費一點腦：今年天下太平  
，該加工製造風、花、雪、月、的文章，以點  
綴太平年頭。女人是花，春天里談女人，似乎  
並不違反上述原則，該是十分合乎時宜的。而  
且蔣委員長正提倡「新生活運動」，「生活」  
雖「新」，可是終究少不了女人。女人是鹽，  
那一樣小菜中少得了牠？

### • 女人與上帝 •

談女人，勢必稱頌上帝。上帝造人該具着  
一番苦幹硬幹的時代精神，才獲得偉大的發明  
。說來真巧，男人會多一點點，女人會少一點  
點。以男人的多一點點配合女人的少一點點，  
那便天衣無縫。人類因而日臻繁盛，世界因而  
日漸昌明。這不得不歸功於女人，尤不能忘記  
夏娃。

### • 詛咒女人 •

儘有許多人詛咒女人是禍水，是毒蛇，是  
狐狸，是……然而一旦離棄了女人，到另一個  
沒有女人的世界時，您將如何生活下去？

### • 女人的毛 •

我常常發歎！假如女人身上沒有一根毛，  
其嫩皮白肉也許得打一個折扣，當可減少無謂  
的麻煩與糾葛。然則「美人不出」，「如蒼生  
何」？——尤其是都市中的吃女人飯者。

### • 女人的乳 •

女人的貴賤基乎乳部。在「不開化區域」  
（指中國的小城市）內，少女的乳峯最貴，因  
爲隱藏在小馬甲里面，寶貴得像金枝玉葉一樣  
。次爲少婦，她的乳峯是屬於丈夫的；而且還  
要給孩子們享受。最不值錢的要算那些做奶娘  
的窮女人。至少於都市，近年來「時勢造英雄  
」，大奶奶觸目皆是。因之，最貴者當推失去  
了青年春的老婆婆；而少女們的乳峯只有誘惑  
性而無尊貴性了。

### • 金筆與女人 •

金筆與女人（恕我健忘）中有  
「……停目良久睇之，睇此妙處。振筆迅  
疾取之，取此妙處，累百千萬言曲曲寫之  
，曲曲寫而至於妙處，只用二三言瞭然真  
逼之便逼此妙處，費盡無數筆墨止爲乃既  
至即筆墨都停。失筆墨停處，此正是我得  
意處。然則後人欲尋我得意處，則必須於  
我筆墨都停處也。……」  
把這一段文章來贊美一副裸體女人畫，真  
有「恰到好處」之妙。

### • 讓女人幹 •

幽默大師林語翁曾倡讓女人去幹之說，大  
約是鑒於女權澎湃，不禁感慨系之。假如有實  
現的一天，女人以養兒子的精神應付內政，以  
籠絡丈夫及「一哭二餓三上吊」的手段對付外  
交，成績之驚人，定能超過男子萬萬倍以上。  
可斷言也。

### • 女人不可惹 •

德哥派拉以幽默口吻盛譽中國女人之美，  
大有「相見恨晚」，「私定終身」之意；某處  
女同胞遂認爲侮辱，提出抗議。准此，中國女  
人明恥知辱之美德於焉畢露；而女人之不可惹  
的態度尤值得本國男人作爲借鏡。

### • 婦女與少女 •

今年是婦女國貨年，年內如有國貨工廠歇業  
等情，責任應由婦女負担，與未出嫁之少女無  
涉。故一九三四年的少女們儘可仍沿用「三花  
牌」「四七一」「蔻丹」「南全氏」等超等洋貨  
來調劑華洋貿易的入超。

## 要人的言論

曾迭

說話是每個人所具有的本能，只要這個人不是啞吧，也就無不可以說話的了。但是，一說  
到所說的話的意義，却亦發生許多不同的事實。如要人在野，往往有大聲絕呼，要求言論自由  
的，而在位的要人，又偏偏不肯說話，遇着新聞記者，吞吞吐吐，或說而不准發表，或簡直拒  
絕談話。

要人的不肯多說話，決不是因爲有人在要求言論自由，所以，自己做出對於言論自由的淡  
薄態度，甚至連新聞記者去包圍他，要求他談話，也非惜言如金，以示與言論自由無緣。其實  
，正是在昭告我們，要人的言論，也非絕對自由的。

因爲要人的不肯多說話，要人的說話，便分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引起人們的重視。而  
注意與重視的結果，一般人就以爲凡是要人的說話，即是金科玉律，竟以爲要人的說話，有如  
宗教的信條，聖哲的語錄一樣，沒有「人」，「時」，「地」的關係，隨處可以引用，隨時可  
以算賬，那就不免誤會，遂使要人更覺言論的不自由，話的不肯多說了。

說話的環境，本來是很複雜的，對甲所說的話，對乙未必負責任，甲時所說的話，乙時未  
必負責任，甲地所說的話，乙地未必負責任。譬如：對高等華人談帝國主義的可惡，對上海人  
談農村破產的情形，對剿共者說抗日的必要，諸如此類，常有討沒趣的可能的。

所以，要人也是一個人，要人的說話，也同于人們所說的話。人們所說的話，有「人」，  
「時」，「地」的分別，要人說的話也未嘗不如此。若是人們這一點了解也沒有，那，無怪要  
誤會要人的說話，或是，以後的要人，真要做緘口的金人了。

大約前一個月，蔣委員長曾在浙江省政府訓話，要浙江人以浙江人的祖宗越王勾踐做模範  
。這不過是說，浙江人要學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精神，何嘗是浙江人真的將越王勾踐頂禮膜  
拜，才有效果。但是，這幾天的報紙上，果然看見一條浙江省教育廳的啓事云：「本廳現須徵  
求越王勾踐像，如有石刻或刊載于古籍碑帖或家藏畫像等，確有考徵，非臨時臆造者。希于四  
月十五日以前，送本廳第四科，一經採用，攝影后即當酌給酬金，並將原件妥爲寄還，特此  
通告。」讀了上面的啓事，雖然尋不出浙江教育廳徵求越王勾踐像的用意何在，但是，我終于  
不希望浙江教育廳，會誤解了蔣委員長的訓話。因爲蔣委員長是在討逆之後，共匪尚未肅清的  
時候，在浙江省政府對浙江省的官吏訓話，自然有說到越王勾踐的可能，其實，豈但浙江人要  
學越王勾踐，即是全中國的人，何嘗不要學越王勾踐，而蔣委員長所要我們學的，是學如何臥  
薪，如何嘗胆，但並不要學越王勾踐的裝束，如將來創行「越王裝」之類，或是研究越王的面  
貌有沒有異相之類，要是如此，那蔣委員長的訓話是被人誤解了。

三月十八日的時事新報，有一篇題目爲「黨國怪現象」的評論，有一段說：「……李默農  
無論在其黨的地位如何，證據如何，却因是國民黨已放元勳廖仲愷先生及中央委員何香凝先  
生的女兒的丈夫，所以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先生特地自鄉下趕到上海，與其他幾個中委先生聯  
名請保；若說這是聊盡人事，猶有可說，但我們已經不能不懷疑于這幾位中委對於主義究竟如  
何認識？對公私究竟有幾種人格？吳稚暉老並且說公安局一日不釋放李某，則彼一日不離公安局  
，尤不能不懷疑于此老眼的眼與公安機關是什麼？……」這又是時事新報的記者于要人的  
說話的誤會了。因爲吳稚暉先生的話，是對在上海市公安局爲要求保釋李默農的時候而對公安  
局的人員說的，吳老先生說這一句話，目的是在增加保釋李默農的效力，要是保釋李默農已經  
是一種錯誤，那又怎好斤斤于要人的言論呢？譬如，吳稚暉在勸共大會演說，是一定要說，  
你們勸共一日不力，我一日不離此會了。這豈不是要人言論與「人」，「時」，「地」的關係



（靜生作）

十日漫畫  
蘇聯將加入國際聯盟，各報論稱此事足證蘇聯在國際上有左證和平的地位，但我人想蘇聯所謂和平之左證端在我國東省今我人反主為客之勢已成于此可換李維新天

### 上海的春天

沈蕙蓀

春之神，又在嫵媚地降臨了，宇宙的氣象，已變了會幾度來復的春色，那和暖的春風，清脆的鳥語，青綠的芳艸，艷麗的鮮花，點綴得好似別一世界。大地充滿了激盪的春色，纏綿的春意，宇宙間一切的一切，都在笑逐顏開的享受春的向榮，啊！春是含有多麼令人興奮而又令人陶醉的詩意啊！

上海，却是沒有明媚的春光，上海的春天，沒有那和暖的春風，清脆的鳥語，青綠的芳草，艷麗的鮮花。從那和暖的太陽裏和人們的生活裏表現出來，那上海的春天，是靈與肉衝動的春天，人們的靈與肉在春波盪漾中劇烈的衝動着。上海的春天，祇是那時青年和摩登少女的春天，他們持着漂亮的頭銜，仗着文明的物質，在這靈與肉衝動的春光裏，所謂及



十日漫畫

東四省  
為友邦親善  
占去之後每  
年獲巨利三  
萬萬元，該  
從古證明  
，則此事實  
應歸諸當日  
打高兒夫時  
之一擊，但  
不知此每年  
三萬萬之漏  
卮將伊于胡  
底也

未弄明白的緣故。要人的生活，本來是多方面的，譬如，一個要人對他的愛人說：「我愛你」之前，必須先呼：「中華民國萬歲！」，「國民黨萬歲！」，「總理精神不死！」三遍，才算對黨國負責，后天下人之舉而不舉，那要人也就成爲一個瘋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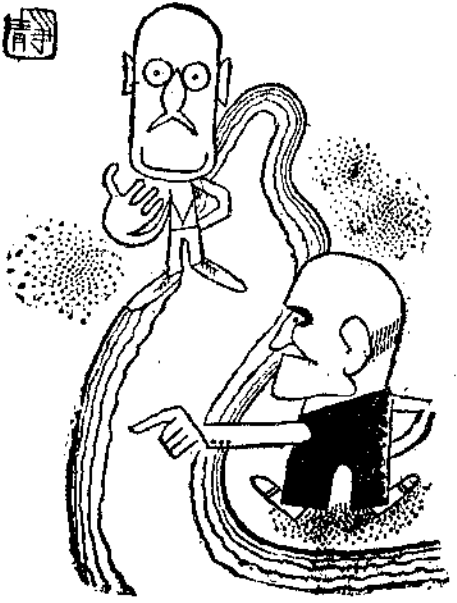
我說要人的生活是方面的，也並不是全無證據的，今天辦外交，就得要一套外交的辭令，今天要出席學術團體的講演，就得要一套專者議論。例如：王正廷博士對游說允許僑滿洲國參加遠東運動會的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山本說：「中國不知有所謂『滿洲國』，恐世界各國亦不知『滿洲國』，所以根本談不到允許。」王正廷博士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九一八事變之後，曾因主張鎮靜，被赴京請求出師討日的愛國學生，痛毆一次，因此辭職的。所以，王正廷對九一八的事變，印象應更爲深刻，感想應更爲沉痛。若然我們單從字面看王正廷對山本所說的話，一定要疑心王正廷的腦子已被當日的學生打壞了，否則，何以連『滿洲國』也不知道。其實，這正因爲王正廷是一位外交家，他說話的方法是用的外交辭令。也正如三月十七日唐有壬氏在北平外交月報社的談話，他說：『本人對於東北問題的意見，以爲東北四省收還，用武力固不可能，用外交亦有困難，所以吾人現在主要工作，是如何使東北人不要忘記了是中國人……』。唐有壬氏是現任行政院祕書長，兼外交次長，他說，東北四省的收還，用武力固不可，已屬武斷而越出範圍，因爲他並不是軍事委員的祕書長，或是軍政部的次長。至于他說，用外交亦有困難，更是自打嘴巴的說話，他既然知道困難，何不引咎辭職，何必尸位素餐？然而，我們要諒解他是在外交月報社的談話，他要鼓勵使東北人不忘記中國的工作人員的努力從公，就不得不自己欺虛一下了。若是武力真沒有辦法，又何必必要長期抵抗呢？外交若真沒有辦法，長城各口又何能收還呢？

要人的說話固然有人，時，地的說法，然而，要人的談話，終于是要人的談話，是平常百姓所不能學的。譬如，你提倡吳王夫差，教育廳決不會徵求吳王夫差的像片。你對公安局長說，某人一日不釋放，某一日不離公安局，也許你也要拘押起來了。國家要你繳納法律規定以外的稅項，你說，我不知有這種稅項的名目，就不可以了。你要說，對東北四省的收還，什麼不可以，什麼有困難，人們就要說你是漢奸了。

所以，我們對於要人的言論，第一不可諱解。第二，不可奉爲金科玉律，第三，不可學樣。這樣，「人」，「時」，「地」的關係既明，要人也可以放胆說話，而要人的言論，也可以自由地存在，不致再有死無謂的爭論，浪費人們的精神和氣力了。

時的行樂。這般青年男女，他們唯感稱「摩登」是生命的所繫，是不可缺少的美育，唯有摩登的青年，纔可以與歐美男女，並駕前驅。不然，便是時代的落伍，休想得到異性或同性的愛的。啊！他們是惑於虛榮，激於淫慾，存了這不可解的心理，不知耗費了多少的金錢——或是血汗的金錢——不知就戮了多少的人才。他們在這樣的春光裏，表現着淫滑的姿態，彼此地勾引着他們的靈魂而激起他們肉的衝動。啊！上海的春天，只是靈和肉衝動的時令，是那般摩登男女醉生夢死春天。

十日漫畫 意國首相墨索里尼近曾演說指非洲爲其侵略之第四港，亞洲中國爲其尾閘，這話請熱心母意者聽諸



### 面容種種

浪舟

一個人只有一個臉孔，這誰都曉得的。然而，一個臉孔，常受權勢，金錢，厄運等的支配，因而現出許多不同的面容。

如果，他一旦得着「航空獎券」的頭獎時；他原來的臉孔，縱令是鐵板造成的，但那時將受五十萬元的魔力所幻化，而現出滿面春風的面容來了。如果他的唯一的愛人，一旦感情破裂，離他而適別人時，他的臉孔，縱然是「臉似花開常含笑」；但是受了這種失戀的刺戟，無形中使他現出「愁眉不展」或「如喪考妣」地悲痛的面容。如果他是一個富翁，或是「基末」要人——其實一般人都如此。他的面前，若同時有兩種人；一個是鮮衣革履的闊少，一個是衣服襤褸的窮三。這時他的面容至少有三種：一，對這位闊少，必然是滿面笑容，奉如親爹他也願意。反之，對這位窮三，必然是白眼一雙，灣嘴一個。

上面所說的，不過是幾個見慣的例子吧了。要之，人的面容的種類還多着哩！然而，這雖是極平凡的事情，但此中却很夠給我們嘗些「人主」的滋味。現在爲證明我的話，并非捕風捉影，憑空捏造起見，茲再舉一個我自己經驗過的例子吧。——這，也許讀者們曾經經驗過的。

有一次，房東太太急急地跑到我的房門口，她使勁地敲着我的門，於是我開門了。

「X先生，價格房租那嘍啊？今朝勿要再賴哉！」——這時她的面容是青得可怕好——像一隻兇惡的野獸，張着牙，就要把我吞掉似地。唔：這還是形勢嗎？我立刻摸出六張一元底鈔票（當衣服來的），擺在她的面前，同時我還說了一聲「對不起」！

「哦，勿要客氣，噯哈關係……」——哈！魔力真大！說時遲，那時快，她的眼睛一見了我的鈔票時，她的面容馬上堆滿笑容，一掃剛才那副兇狠的鬼臉。

末了，大家休要忽略，這就是「人生的滋味」呀！

# 一個青年醫生的殉姊自殺

忍之

社會的矛盾，環境的窘迫，自殺本來是很平常的事，沒有什麼可驚奇，但是一個青年的醫生，一個熱心研究學業，有作為的青年醫生的自殺，的確驚動了不少的人，也許這種驚人的力量是因為他的地位不同，不是窮到一錢莫名的人，連兩餐飯都沒有辦法找着才去自殺吧！也許是因為他不是戀愛而死，却是因为殉姊而死吧！但是這還只是一個謎，到現在還是盤桓在關心人們胸中一個謎，是否為殉姊而自殺？抑或為戀愛而喪身？或者另有其他原因在？這個？誰也不能答覆。

一個人下了大決心去死，原因一定不是很簡單的，殉情的人未必一定只是專為了一個情字才輕身吧！一定還有其他原因。好像一個人他本來在家庭方面定了婚的，但是他因為與某女士打得火熱，拚命的與家庭反對脫離了包辦式的婚姻，自由的與某女士結合了。不久某女士又別有所戀，拋棄了還是熱忱的愛着她的他，他現在在某女士方面被潑了一盆冷水，在家庭方面又因為相信某女士鬧了大意見，這時他什麼地方都找不着安慰，沒有地方是他的歸宿於是，死神笑着向他伸手，他只死心答覆的投到她懷裏去，以求安慰他創傷的心。

有志研究學業的人，也許在一方面比較覺得冷淡一點，但是人總是有感情的動物，對於自己所親身受到的恩惠當然不能忘却，本人幼小的時候由姊姊撫養成人，衣食住以及教育經費，一切都是姊姊的供給，如果只要說他是人，他絕不會忘却這些賜給的，他絕不會毫無感愧的去接受這些的，同時他也絕不會想不到應該有相當的報酬的，何況姊姊供給他不是有什麼豐餘的產業呢？

機會到了，姊姊生病，自己是一個醫生，這是很好報恩的一個良機。但是不幸，姊姊的病非常沉重，沉重到非動手術不可，都是天氣不助巧，這幾天很不適於剖腹，不過不動手術，眼睜睜的望着去死，還不如動手術萬一有救也說不定，當然只有動手術，又是不幸，手術後不久，姊姊就陷入了失神的狀態，不久就會與世長辭。這時他心中該是多麼難過呢？姊姊節衣縮食的供給他的教育費，自己總算在大學裏告了一個結束，現在正是救世活人的時候，正可以就自己的學業來報答姊姊過去的勞苦，但是這只是妄想，這只是騙人的東西，醫學不能治療人的病，尤其對於一個臨死的人沒有用，牠只配給富餘人的治療不關痛癢的病，或是給有錢的老爺們醫理風流病，對於一個

窮苦人的病疾到了垂危的時候，牠是一點效用沒有的，或者牠反會促成他速死。

凡是埋頭在一件學業裏的人，他至少懷有一點大志，這絕不是像其他的人只是自私自利為自己個人的大志，小小的譬喻好像一個鞋匠他的手工做得精美絕，不是為自己穿才如此，換來的代價也不過是他應得的一種報酬。研究地質的絕不是為自己發財，研究一切學問的人都不是僅僅為自己個人，同時研究醫學的人當然也不是只為自己治療疾病，他們都是在為人類的幸福，為社會的安甯，一旦他們對於自己的學業發生疑問時，就是自己的開始信仰動搖，同時失去了自己所有的生趣，這時他再沒有生存的興趣。何況在自己的親人臨死的時候，一個醫生束手旁觀，見死不救呢？

在判斷力清醒的時候，也許他不會走上自殺的路上去，不過那時他已經被過度的悲傷蒙蔽了清醒的神志，在他腦子裏只有一種思想在活躍着，「死」，「死」，死的催逼着他，他自己也覺得只有死，活着沒有一點意思，學問沒有一點用處，只是欺騙着人努力的向裏面去鑽，却是盡全力去鑽終歸還是一個無底洞，拋棄了自身一切的享樂去鑽，結果還是鑽不出一點路途來，盡了七年的苦工，總算得了醫學士的學位，但是醫學不能療病，醫學有什麼用呢？根本他就對牠發生了疑問，根本就覺得什麼學問都沒有用，還不如伴着姊姊死去來得爽快。她為我平身受了不少的艱辛，她為我在這薄情的社會裏召了不少的折磨。她以為我的學業成就她的勞苦有了代價，誰知我自己寒窗的苦工是沒有一點成績，牠不能拯救垂危的姊姊，牠不能救活窮苦的人們，牠完全沒有用。姊姊你是白勞苦了，你的艱辛沒有得着報酬，你的磨折沒有得着代價，你只是白勞苦了一身，你所期望的弟弟他不能救人，不僅不能救人就連你自己也不能救。姊姊，我對不住你，對不住你過去的勞苦，同時也不住我自己，我自己也化去了不少的心血，但是學來的東西一點用也沒有，我悔不該過去拚命的向書本裏鑽，我除書本外沒有在第二個地方尋着樂趣。我沒有同別人一樣在女人身上找過快樂，我沒有同別人一樣在遊戲場中尋過開心，我唯一的只是在書本上。現在我什麼都明白了，現在我什麼都不要了，我只有伴着你死，你一身的勞苦沒有得着代價，我只有生命可以賠償你一身的辛勞，除此外再沒有別的，再沒有自己可以相信能夠賠償的

東西。

他決心了死，他親自注射了不少的麻醉的，他割斷了頸部的血管，他割斷了肘上的血管。他又割開了窗戶上的紗網，再由病院的三樓上下跳，他恐怕不死才這樣辦，結果還是沒有馬上就死，一直到人們發現後又過了十幾點鐘才死。不過他那時雖沒有斷絕呼吸，却是從跳樓過後他就沒有深醒過，在他自己或者以為一跳樓就死了。

他的死驚動了全校，報紙上一登其馬上就驚動了全廣州市，他什麼話也沒有留給沒有死的人，對他的死誰也不知道確切原因，也許除他外還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原因，但是她又不敢宣佈，結果只是大家瞎猜。

有些人以為他是為戀愛而死，有些人真真相信是為姊姊而喪身，還有人以為他是受着環境的逼迫，我則以為他是為學術而送命，總之絕不是很單純的原因，況且是處在這不單純的社會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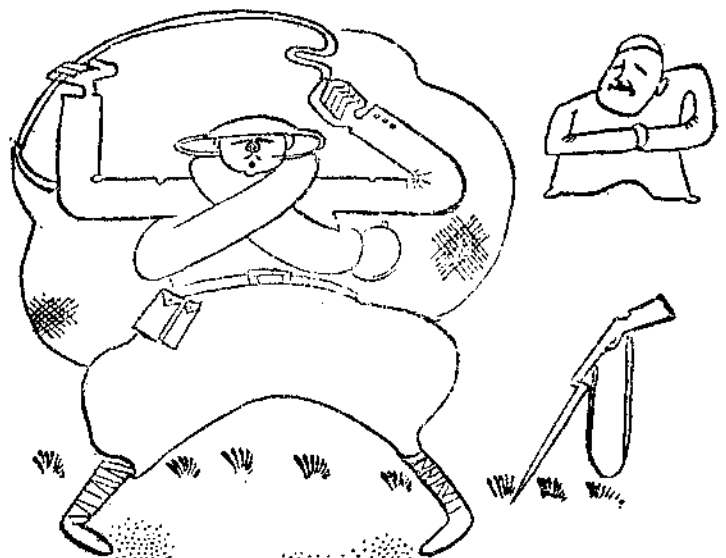
一九三四，三，八。

## 石壽馥之死

甘漱蘭

我真不懂人們為什麼這樣的喜歡自殺，轟動全國的電影明星艾霞女士自殺的消息傳出還未多久，繼又來了一個國立中山大學石壽馥醫生的割頸，跳樓。

石君，閩人，年二十八歲，去年畢業于國立中山大學醫學院後，即在本校第一醫院的產婦科實習。他是生性非常聰明，非常努力的人，他的研究學問的有功，做事的認真和負責，向



十日漫畫  
王洪  
黃金

雲南省班洪  
金礦為英兵  
所佔，英國  
外交雖然極  
力否認，但  
滇人却極力  
呼號，日人  
又有強佔與  
隆金礦之消  
息兩兩遙遙  
相應者報時  
煞是好看

# 民衆教育館參觀紀

舒適

## 一，行禮如儀

大中華民國二十有三年，三月，四日，晨。

××省立民衆教育館開幕典禮之日。

「民衆禮堂」之上，濟濟一堂，莘莘各學子，袞袞諸公，三唱其禮，訓詞，報告，演說，……

本館爲××省社會教育事業之總機關，全省的模範。……是爲民衆而設的，是教育民衆的，是普及教育的機關。我們的標語是：「教育大衆化，社會教育化。」……這裏的一切，都是爲民衆着想的，無論任何一種活動，都以不收費爲原則，都以民衆化爲依歸。……

拍掌，拍掌，拍掌。……

## 二，巡遊一周

第一要說及的，自然是那名副其實的「民衆」禮堂。內面的佈置，不特是一切「民衆」所想不到，就是在市的各最偉觀的影院也比不上。因爲「民衆」是需求藝術化的，所以是有最新式的圖案花；因爲「民衆」是很要求看那最摩登的地方的，所以設置成了比皇宮還華麗；因爲「民衆」是趨向於虛榮的，所以便裝成一個最高階級機關一般。這個大概是研究「民衆」心理的結晶。

各展覽室：兒童動物展覽，衛生展覽，歷史博物館展覽，書畫展覽，工業化學品展覽，盆栽展覽，農業表證展覽，防空展覽。都象走馬看花的看過了。很滿意，很令「民衆」滿意。那有「民衆」們從未看過的東西，那有「民衆」們從未想過的東西，那有「民衆」們從未明瞭的東西……應有盡有羅列着，羅列着。我這個「民衆」之一的人，走了進去，真象是「劉姥姥進大觀園」，目不暇給。

我真喜歡，我真樂意，從此我又多了一所地方逛進來消遣我的時光了。

民衆教育給予我們「民衆」的觀念是這樣的！

## 三，游藝表演

晚上，我因爲在白天的千辛萬苦中拿到了一張入場券，所

以也就得進來參觀參觀。

大門口有一對很威武的兵爺爺，和兩個穿黃衣服的是兵爺爺。我拿了入場券，千辛萬苦的進了這第一個門口。再進的便是三四個佩有一職員證的簇新的西服者，喝：

「票啦！」

我是個外江佬，自然聽不出他的說話，不過大概我也明白是要入場券的吧，所以我拿了出來給了他。但是我看見後面的一排漂亮的婦人們，女使喚人們，擠擁着進來，却勿見有給票的。我心裏是奇怪着。

（今天晚上已是七日的晚上了，已經距開日幕，已經有三日了。）

我不管，我很急促地跑着進去。

擁擠，很擁擠。沒座位了，怎樣辦？趕着上前去，看見了前面有五行椅子是沒有人坐的，所以我便一屁股的坐進去了。可是跟着便有一位也是佩着黃色的「職員證」的先生們來趕，說這些座位是留給游藝員的，要我立刻離開。我這個外江佬的「民衆」，是懂得不得甚麼規矩的，他們是先生，他們說的話自然是對的，因此我便急忙地走。後來是由一位像學生裝束的，又是本地的主人一般的人，起身讓給我坐了，不然我這晚就就得站一晚的了。

看戲，那叫作「游藝表演。」

我很愉快，我感覺得很高興。原來這偉大的建築物可以給我這個窮先生跑進來嘗嘗坐戲院聽戲的味道的我真感激，這偉大的建築物。

## 四，來一個「跋」

時候是一天一天的過去了，今天我又回憶起了這一回事，於是我便拿起筆來記下來，作一個紀念。

這最後，我得說上幾句話。——這些話的我從一個同鄉那裏聽來的。

那同鄉，他告訴我說：

「民衆教育是教育民衆的，像你一樣的「民衆」，他是很歡迎你的。」

另一個同鄉又說：

「我就懷疑起來了。開幕那天，若不是我的膽子大，信得過一定不敢跑進去聽那些演說呵。你不看看那宏偉的門面，那多的大兵爺爺，那多的先生。我那天也是因爲好奇心所致才證照地跑進去。」

而且我也不相信。似那麼像皇宮，像政府納糧納稅的機關一樣高大是用來教育我們這一班窮措大的，我真不敢相信，我真不敢相信。」

爲同學們所欽佩，和教授們所器重的。詎料，前月二十四日夜深的時候，他竟在他住的醫院三樓的房裏，自行注射六管嗎啡，割斷頸部和兩手的血管，由窗跳了下來，死了。

他的死因，據此間的報章所載，都說是因痛于乃姊之死；據說，在他自殺之日，他的姊姊患了子宮下墜的病，到他在醫院留醫，但是其日病已很危，當他知道乃姊已無可救治時候，他便先行自殺了。但，據他的同學們說，他的死因，可並不這樣簡單，主要原因，還是已經不知殺過多少的人了的那一套：失戀。據說，他是在七年前就已以全生命愛上了這女子了。他在醫科的整五年中，所作筆記，完全都是用留底紙來寫，而將所寫的一份送給這女子的；我們只要看這一點，便可知他的愛她是愛到了怎樣的地步。但這女子對他的態度呢，始終都是若即若離，不肯稍有明白的表示，直到最近方才這樣的決定了他。他死了後，雖然她好像流過幾點眼淚，但是可惜石君已經見不到了！

醫學院全體教授，醫生，同學痛于石君之死，曾于本月四日在醫學院的大禮堂開過一個很隆重的追悼會。

在這追悼會當中，所最令人注意的，就是那些輓章，輓聯；因爲，這些輓章，輓聯告訴我們的事實，是和報章所載全兩樣的。

那校長有一幅白布的輓，文爲「其愚不可及」。遺像兩旁，掛着一副他的同班同學金秀芝女士的輓聯，文曰：

礎切慈經年方期共詣高深濟急扶危遍濟災黎登壽域  
曠遠幾年日遊爾構成大變人退室邇空留遺像誌哀思

此外，值得令人尋味的輓聯，當時我下曾抄十多副，但爲不願多佔篇幅起見，選錄三副如下：

篤于愛迷于情數載殷勤空帳望  
敏于事勤于學七年苦讀竟如斯

芝蘭正堪比其馥郁  
金石未足擬其堅剛

此後草看金玉綠簫篇滄淚  
從今怕讀石頭記真傷心

現在，石君是死了。石君，既非要人，也非名宿，這樣死了，原不算得什麼；但是，我們識得石君的人，若果想到他的生平那樣的努力，那樣真誠……我們可却不能不說，石君之死，無論如何都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現在，石君是死了。但是，現在正在或者將要遭着石君同樣的命運的人，我想，也正不知還有多少。正在或者將要遭着石君同樣的命運的人們呵，不知究竟怎樣才好！

二三，三，六，于廣州。

# 從臨沂到臨城

樹芬

正是學校放暑假的時候，我離開魯南的臨沂而到蘇動全球的劫車案的臨城，豫備再轉道到濟南。從臨沂到臨城，據說有二百里路，這二百里路中，全在抱犢崗土匪的勢力之下，所以我把這一段路中情形記述下來，讀者們想來一定歡迎的吧！

抱犢崗的土匪是世界聞名的，雖然被以剿匪自負的山東韓主席曾經打了個落花流水，可是殺死了不小的疑似匪衆，不過在抱犢崗山下的通匪的農民，至於真正的匪衆，僅僅受到極微的損傷，暫時的隱跡，所以走在這條路上，不能不存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戰戰兢兢的心理。這裏我得先來說明一下農民通匪的原因：因為農民自己要種田吃飯，如果不與土匪有往來，田是沒法種的，而且自己還時有被綁之禍，所以不得不與匪相通，以保自己安甯。這種情形，恐怕中國各地相同，不僅是抱犢崗那裏是如此而已。他們因山東韓主席之剿匪而送掉了身家性命，雖說是咎由自取，然而多少總令人為之可憐的。我深望負起剿匪責任的大人，還得本了「擒賊擒王」的主旨，那才是無上的功德呢！

抱犢崗的土匪，據說是有組織的綠林好漢，中間還有着找不到出路的很有學問的留學生，這班留學生政府不能每人給予一碗白米飯，他們受了肚子的逼迫，因而「逼上梁山」——不，逼上抱犢崗，去實行大碗喝酒，論秤分金。他們不但在匪窩中很有組織，而且還有偵探分布在各地，偵察進剿的軍情，偵察有錢的肥羊。因此來往的人們，大都是不動聲色的，免被匪探偵到。

先和幾個同走的朋友約好了，在傍晚的時候，一位朋友去向×軍的副官商議，請他把明天早晨開赴某莊的長途汽車開到我們住所的門前，俾便裝置行李，免得我們另行僱人挑送。商妥之後，我們仍是不動聲色，到了深夜十二時，才來整理行李，枕箱待旦。我深恐還不大妥當，想法弄到一套短裝，扮成了一個工人模樣。我想，萬一不幸而遇到土匪，我可以哀救，我是一個工人，或許能夠逃過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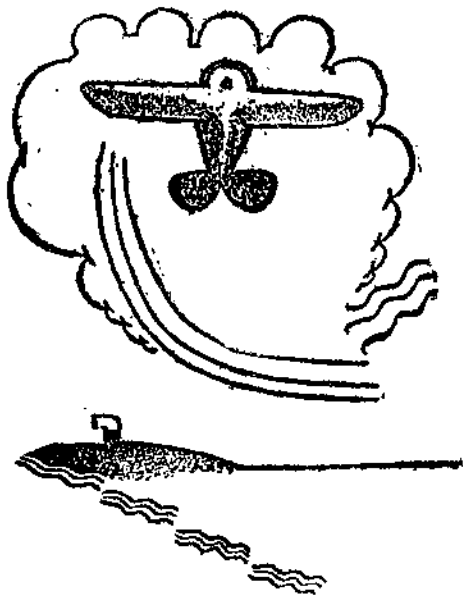
雄雞叫了，天有了一些微明，我們趕緊煮了幾個雞蛋當作晨餐。正在吃雞蛋的當兒，汽車已轟轟地自遠而來，停在我們住所之前了。我們手忙腳亂把行李送上了汽車，自己也攀登而上，於是汽車再駛往車站，豫備出錢買票。

這長途汽車，是×軍的獨佔營業。車輛是裝貨用的，人坐在上面當然不會舒適的。每人的車費四元五角，可是，每件行李也得算一個人的錢。我們一共四個人，行李約有十二件，這

一算可不得了，四個人就得七十多元，那不是我們窮小子所做得到的。我們說是昨夜已與某副官商妥，行李不算錢。再三交涉，目的算是達到，僅僅只化了四個人的車費。

車上裝滿了行李，人坐在行李上面。上面是天空，赤烈的太陽照在我們身上，雖然熱得要命，但是，人家在提倡裸體運動和日光浴，我們受這太陽的晒炙，當然也能說這是極合衛生之道之日浴了。車上坐着大約有二十個人，擠得很。

一聲喇叭，車是走了。高低不平的道路，振撼得坐在車上的人們，個個像是在讀古文觀止似的搖着身體。人這邊一搖，那邊一碰，膝蓋上有些微痛，屁股上有些麻木，背梁上似乎被人打一拳，兩肩似乎在人叢中擠求出路。一陣一陣的熱風，從四野裏吹來，各個人身上的汗臭，被這熱風又吹向田野，不知能不能做了草木的肥料？這種出錢買來的刑罰，我是受不住了；但有什麼法子？我終不能在半途上跳下來尋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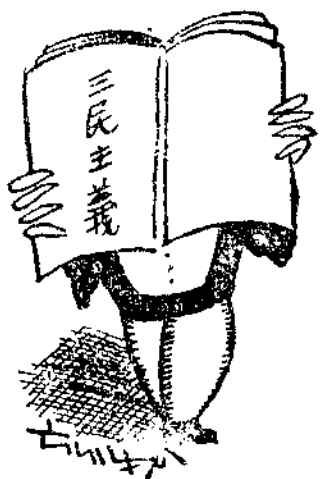
十日漫畫 靜生作  
法國三飛機在印度爲飛  
覽鳥戲，有人說，我國  
某處教育界提倡放風箏  
，不如兼備此項飛鳥可  
以此項飛鳥與風箏用作  
空防之設備，豈不省  
事？

大約走了一小時光景，汽車在崎嶇的路旁停下，那裏有兩個茶棚，除了出賣灰黑色的茶水而外，還有香烟，以及什麼很鮮的糖果。大家在汽車上擠下來買茶解渴，我也從車上走下來舒舒兩腿。

我發現了我的行李，有一隻箱子破了，須得買一根麻繩來細一下。恰好，前面停着一輛獨輪小車，上面有一根麻繩，因此與小車夫商議，願意給他幾個錢，請他把那查麻繩送給我。他倒很慷慨，可是他要我四角錢。在這鄉野，那裏能買到麻繩！物以稀爲貴，僅僅只有一根麻繩，四角錢是算不得貴的。他既不肯讓一個錢，當然只有照價購買了。

汽車夫，衛兵，以及那位押車的軍官，茶是喝夠了，於是跳上車去，大家也爭着上車。坐定了，汽車又前行了。依舊，在崎嶇的道路上奔走，人們一個個搖擺着，熱風吹着，太陽照着，大約有一個多鐘頭，到了一個個有軍隊的堡壘旁邊，車又停了下來。衛兵和軍官，一同走進堡壘去，大概是有什麼公事吧！我們呢，在太陽下面渴候。熱風是不吹了，汗臭四溢，幾乎

忠實  
信徒  
忘我作



日面真却掩

## 潮安文化線條

曼茵

潮安，就是唐代大文人韓愈的銷數，最多不出一千份，以「大光報」「潮安日報」「商報」三家的讀者最多。大光報是代表教育界的，其社長以至職員完全是教育局所佔據，並且老板有了高明的識見和手段。利用着教育局的行政委員推銷，幾乎每個學校都有派閱大光報的。「潮安日報」是所謂自治會所主辦的，向來態度穩重，頗得小市民的信仰。經費不大支絀，主持者也頗負責任。「商報」是商會創辦的，其讀者以商人層爲最多。老牌「新建設報」——它的前身是「建設日報」——因爲是道地的政客報，所以喜歡它的讀者只有一般政客而已。「庸報」是去年十一月才復版的，編輯比較新穎，有點集納式，但在內容方面，文字的脂粉氣是很濃的，並且每天都有妓女的起居註，未免無聊。「新報」是去年創刊的，出了幾個月月刊，到了前月才改星期刊，銷路殊滯。但它時或「代黨立言」，未始不是特色之處。此外還有「韓聲報」「端報」，在去年年底相繼關閉，前者因該報某期文字有「客人」爲瘦貓的字樣，

潮安，就是唐代大文人韓愈的銷數，最多不出一千份，以「大光報」「潮安日報」「商報」三家的讀者最多。大光報是代表教育界的，其社長以至職員完全是教育局所佔據，並且老板有了高明的識見和手段。利用着教育局的行政委員推銷，幾乎每個學校都有派閱大光報的。「潮安日報」是所謂自治會所主辦的，向來態度穩重，頗得小市民的信仰。經費不大支絀，主持者也頗負責任。「商報」是商會創辦的，其讀者以商人層爲最多。老牌「新建設報」——它的前身是「建設日報」——因爲是道地的政客報，所以喜歡它的讀者只有一般政客而已。「庸報」是去年十一月才復版的，編輯比較新穎，有點集納式，但在內容方面，文字的脂粉氣是很濃的，並且每天都有妓女的起居註，未免無聊。「新報」是去年創刊的，出了幾個月月刊，到了前月才改星期刊，銷路殊滯。但它時或「代黨立言」，未始不是特色之處。此外還有「韓聲報」「端報」，在去年年底相繼關閉，前者因該報某期文字有「客人」爲瘦貓的字樣，



令人作嘔，道旁連走過了三四個老婦，每人手裏提了一把瓦壺，壺上封着一張紅紙。看情形，似乎家裏有了病人，在什麼寺廟裏叩拜了個像回去。壺中所貯，也許是拜佛以後所得的什麼百病可消的「仙水」吧！

約有半小時光景，車上的衛兵和那位軍官從堡壘中出來了。汽車又開始了。僅僅轉了一個灣，就在河沿的石頭上，見到正有香燭點着，石頭凹進的地方有一個刻工很劣的小小的石像，一個婦人正在石像前面的水潭裏把瓦壺掬水。愚蠢的民衆啊，生病而求石像，石像發了一片婆心，將病人帶到西天去，那裏可以永遠不受疾病的苦痛，你們虔誠的祈禱吧！

走又有一個鐘頭了吧，在一個鎮上汽車又停下來了。車夫知道在車上的人們受不起太陽的炙晒，所以停在一株大樹的下面。旁邊一位賣涼食的小販，還有一位賣黃皮老黃瓜的，兩個做着應時的買賣，生意興隆，袋子裏裝滿了銅元，口角上露着微笑。旁邊還有幾個閒空的人，對他倆的買賣起了羨慕似的一種表情。我也敵不過悶熱，管不得衛生不衛生，也買了兩條大黃瓜。但是，究竟對衛生問題還有一些顧慮，所以大黃瓜的皮不要小販削去，自己袋中摸出小刀來削食。

汽車夫，衛兵，軍官茶已喝夠，車又前進，一直到了棗莊了。棗莊是一個工業區，那裏有一個煤礦公司，據說是魯南的一個經濟中心地，所以很有些小都市的風味。那裏的房子雖然低矮，可是，茅草屋是沒有的。街道很寬，雖然比不上濟南埠上的幾條馬路的清潔，但寬闊也許要過之呢！一路走着，到了這裏，眼前的景象換了一過。

汽車在一家麵粉商行前停了，軍官又走進這商行去了。我



十日漫畫 靜生作  
報載友邦金澤市某夫人  
野田淑子患病多年，最  
近不堪痛苦，遂請金澤  
醫科大學石川教授診察  
之結果，知該病名為腦  
石病，乃由博士施行手  
術，取出腦石二百六十  
一個，病人痛苦消滅，  
我朝要人患糖尿者何不  
一試？

們仍舊坐在車上，說是停一回兒汽車還要前進，把我們一直送上棗莊的火車站。我們坐在車上，雖然此地已很太平，不必再憂中途中遇到劫匪的危險，可是，人們的心理大都差不多的，無聊的坐在汽車上，還不如早到了火車站。看到那位軍官坐在麵粉商行裏受着商人熱烈的招待，吸煙談笑，終覺得自己心裏有了異常的不快。有一位先生等得太心焦了，前去催那軍官，那軍官眼睛一睜，把那人罵了出來。我們深恐得罪了軍官，他故意慢慢地命令開路，使我們脫去上火車的時刻而在棗莊宿一夜似乎反而不美，因此立刻制止那位被罵的先生，同時再去對那軍官說好話，請其不要動氣。這樣，大約又過五分鐘光景，汽車終於開走了，把我們送上了棗莊火車站了。

在火車站旁邊買了一些正當要上市的杏子，一個一個送進嘴去，代替了中午的飲食。火車要到下午三點鐘開行，我們就買票先上車去。車站上的售票員十分客氣，後來據人說，這裏的車大半是兵車，不化錢上去都不要緊，現在買票上車，售票員自然十分客氣了。

站夫搬行李，每件兩角錢，因為我們是外地人，當然要被敲竹槓了。可是一件行李要兩毛錢的火車站我還沒碰到過，我覺得每件一角錢是已很夠了，因此和站夫爭了起來。一位在車上的丘八，似乎深明大義一般的說，「站夫很苦的，給多些錢吧！」我的一位朋友，立刻在旁邊再換上了四角角票，那站夫對我睜了一眼，說了聲「哼，看這位先生面上，不然是不肯的。」向那丘八指了指，回身走了。

我知道了，我穿了一套工人的衣服，站夫當我是一個工人，所以對丘八稱「這位先生」而對我則要睜眼。假使，我換上了漂亮的服裝，說不定站夫不會對我這樣吧！其矣哉，服裝之不得漂也！於是，我立刻開了箱子，取出衣服來換了再說。好在現在已上火車，不必再裝工人模樣也。

我穿了反領的白襯衫，穿了藍色的西裝褲，展開了我帶着的反布麻，躺着休息了。一位朋友在我耳邊輕輕說道，「這一節車中都是丘八，你活像是一個軍官。」我給他這麼一說，我自己也覺得很像軍官了。我再看看周圍的丘八，他們的目光，似乎我一定是什麼軍隊中的軍官。雖然並不對我行什麼禮，可是對我表示着一樣尊敬的态度。好吧，我不去管他，我就假裝着軍官吧！查票的來了，我依舊躺着不動，果真，他當我是軍官，一聲不響在我面前走了過去，我不免要用一種十分驕傲的態度，對我的朋友以及四週的丘八望了一眼。

在車上躺着，朦朧睡着了，朋友叫醒我時已經到了臨城，不久津浦路北行的車來了，趕緊換了車，向北走去。抱憤崗土匪之可怕的心理，至此乃完全沒有了。

惹起了客人的忿怒，被政府勒令停刊（？）後者因好攻訐個人的陰私，尤擅長敲竹槓。被民衆抵制，自動停刊。

「書店」，牌子最老的上海商務印書館潮州分館是設在舖巷頭，店址十分狹窄，生意倒很好，嶺東人要購商務版的書籍，都必到這地方來買。聽說汕頭沒有商務分館，書是靠潮州分館去賣的。出舖巷，向右轉，便是中華書局，它除了賣中華本版的書外兼售一些新與的刊物雜誌。由中華書局向左直行百餘步，就看見中南書局的大招牌。它是去年十一月新張的，完全賣新與的刊物，尤其是良友，開明，現代等書局出版的小說為最多，中南隔鄰的是大同書局，專賣小學教科書，上海大東書局和開明書局的代理處，也設在裏面，和大同書局對面的廣新書局，開張了廿幾年了，老板是一個性行謹嚴，誠實不欺的胖老頭子，他是絕對不准人還價錢的。他所賣的以「水滸」、「石頭記」、「儒林外史」、「西遊記」，「聊齋」等為大宗。從廣新書局的店前抬頭一望，就是開明書局，它賣的是各種字帖，與及中小學的教科書。再從開明書局向左行了一丈多遠就是鼎鼎有名的大青年書店，它是站在文化線上，曾經為嶺東的青年讀者服務過的，上海平津的新刊物一出版，這書店就迅速地介紹于讀者的眼前，有一個時期完全創設社，語絲社，文學研究會等文藝團體出版的書籍，生意很旺。雖然二三年來因為老板沒有專心經營而生意日見衰退。可是一般的青年仍在期望着它振作起來。貫徹它「鼓吹新文化」的主張。自

青年書店左邊直行數百步到府前埕，再向左灣是府前街，這裏有兩家專發行「曲冊」的書店：「李萬利」和「王生記」。這些「曲冊」就是什麼「孤兒救祖」，「陳三五娘」，「柴房會」，「剪月容」，「掃紗窗」，「滴水記」之類，材料是採取當地的民間故事或歷代的忠孝史實而撰成有韻律的歌曲。句法完全是用潮安的土話寫的，給本地人讀起來毫不費解，自街頭巷尾的小市民以至家庭的婦人都嗜好這種曲冊——這簡直是大眾讀物，在嶺東流行得最普遍的，最權威的，我不知那些革命作家肯注意及之？——每冊售價十幾個銅仙，每年有幾萬冊的銷數，這難道不夠驚人麼？此外還有一家西書局，舖址在太平馬路英聚巷頭，專做鄉校的生意，除了學期開始教科書上市之外，這家書店，生意是頗冷淡的！

「印刷」潮安向來的印刷是只有木刻一項，最近幾年來才有鉛印石印鐫印。這無疑地是隨着文化事業之日見發達而進步的。比較規模大點的有西馬路的「興昌」，太平馬路的「新輪」，「梁集文」，竹木門街的「永昌」。府巷的「紹銘」，廣源街的「銘昌」等是

關於潮安文化，暫寫至此而止，候有機會，當再動筆！

# 學校裏的幽默

馮植芳

我們的校長是爲了要本校的學生逐漸增加，和本校的高中生明年考試大學時得多科合格而提出校譽的緣故，校長和幾個合辦學校也是教員的同事，祕密地開過幾次會議。

因爲這數次的會議都是祕密的，所以「議」的結局和「會」的所得如何？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從本校裏的一切新的設施那方面看來，我們是有幾分知道先生們這數次的會議底結果，對於我們這些爲求知而來的學生，是不無有些欣幸的！

我們的學校今年似乎有些變了，校長也似乎沒有像往年那樣吝嗇了！要爲我們添設一間圖書館，和一所化學室。

照例我們經過一次年終升級大考之後，除了得到學校發出的成績佈告書外，還有一紙予學生家長通告今年本校的一切改良或新設施的通告書。年年如是，學校的學生家長通告書，並無特別出奇改良的地方，可是，出乎意料地，今年我們的敝校竟然的有了新的設施了！設施爲何？這是值得我們雀躍三百的！

當學生的家長通告書接到手時，我們並不聽陳先生的囑咐。待家長看先，我們馬上在課室裏就拆了來看。

「……本校今年新設圖書館一，化學室一，全是爲學生之需要而爲。……所以學費略爲增收一點，……」

學校的家長通告書裏有這麼的幾句。

「哎！化學室嗎？圖書館嗎？但不知學費收多之後，幾時才真出現於我們的眼前？即有，還不是一本雜誌，兩本舊書，和特別學校轉買過來的幾件舊儀器吧？呸！值得這嗎的大吹大擂騙人吧！」

老李沉默而帶憤激地說：「以上的話，當他看完了那家長通告書之後。」

「陳先生，是真的嗎？明年我們有圖書館，化學室。但我們不知化學室和圖書館將設於那一處？現在學校的房間都已清清的坐滿了，沒有空着的，是不是化學室將設於課堂之內？而圖書館將開設於課堂之壁？」

因爲我們底學校素來是吝嗇到很可觀的。而章程上寫着什麼的注重體育，什麼和什麼……總之，一切可以炫人眼光視線的事情，都一一印在章程裏，但是，校裏的真正情形，却是背道而馳，竟然兩樣的！因此之故，學生已發起怨言，憤對對於學校這樣的吹牛式的行爲，都不滿意！而再加以學校的一切無限的騙拐式的行爲，剝削式的手段，都予學生們對於學校的說話和官樣文章不加以信任，甚至，竟視這樣的學校宣言，無非照烈的吹吹牛皮以炫學生家長及騙多點錢吧了！所以，這一次的家長通告書裏的開設圖書館和化學室的

# 大學的教室

羣毅

言詞，學生們讀了都作一個卑視而不信又帶着揶揄的嘲笑或鬼面。因此，當陳先生向各學生遞過了通告書之後，素懷着憤激情緒的梁××，便馬上作了一個難於形容的面貌，對陳先生說了以上的幾句話。

可是，陳先生並沒有即時回答，他略略地微笑了一笑，接着然後溫柔地說：

「我那裏知道呢，我只是

一個爲本校請來的一個教員吧了。學校的一切設施改良，或增科目，都與我無關，我也不會知道。校長叫我將這些通告書分給你們，我只得照校長的囑咐做了，你們如果有什麼話要說呢，請你們對校長說好了，與我說沒關係。」

陳先生這幾句冷冷的面帶可憐色的言詞，我們頑皮好吵的學生聽了後，都靜着了，再沒有一個人說話。

時間真是電一般的過去，考試後的休假，不久又放完了。我們再次老如登戲場一般的開課了。開課的第一日只點了名後便散去，接着的另一日，我們才照常上課。

上面我說過，我們的學校是我們校中的幾個教員所合力

而開辦的。所以，學校裏的一切新的計劃，除了那些從校外請進來的教授外，餘的有份子開辦，有權說話的教授們，都可以知道的。教我們幾何，代數，和算術的×先生就是其中

的一個了。

×先生有着如處女般的溫柔底性情，他從來沒有大聲地擺着教員的尊嚴地罵過我們一次。自然的，學生的頑皮，如果十分的使他難以土得去時，他會微笑着裝出怨惱的面孔責罰我們，但是，我們老是不怕，因爲我們知道他的發惱，總不過是一時的作勢吧了，他不會真的責罰我們的。而且，×先生是君子的人，並不會懷着學生對於他的揶揄，過了一堂，學生的對他作惡，他會將牠拋之天上，煙消雲散了。真

又是慢吞吞的幾個乾咳嗽。手裏捏的三枝粉筆。不知不覺地折做兩截，二三如六，於是地折又開口；「工業政策」，他重又開口；「工業政策」，寫了「工業政策」。

洪教授寫完了「工業政策」，把右手的粉筆頭交給左手，再添上一條「農業政策」……

# 大考紀事

仁麟

（一）夜特別快十一時正開出盼望中的大考課程表已公佈了，看到自己已考到末了一天，心就沈下了。同房間的羽比我早兩天考好，他真得意。只有三天就開始考了，功課一點亦沒有看，我願這三天是三年那麼長，我亦願它是三分鐘甚至三秒鐘那麼短。真願書本原封不動的擱着嗎？想想不但難

爲情，還害怕，無論如何我得預備預備，日文這東西真像脫離中國的宇，偷中國的音。

窗外刮着北風，催眠鐘發出曳曳沈沈的音調，像那鐘。光綫的刺戟由五十五枝燭光減至十二個燭板一枝的燭燭光，眼珠颯颯的發痒。翻開日文課本，先把一課裏的生字抄下背誦，再看文法。從

「早晨！」或者是「早晨」

×先生腳踏到堂門口時，

前面翻到後面，從後面翻到前面，太多了，升幾課，教員太不客氣了，亦不給範圍。真討厭，中國的字，中國的音。別人底音聲像經過音機似的送來。

燭光搖晃，眼亦花了。地底像有風，從腳底吹進。新裝洗的棉被散出陣陣的氣味。God Night! 枕上深藍色的刺字又使我憶起她來了。  
Kiss me good night not good by. Dear, I 納頭，鑽進被窩。

(二)日三三  
前天開夜車，半夜才上床，又忍不住胡思亂想，所以昨天起來很累。今天決不再開什麼夜車，明天便開始考試。有人以為，考前二天是緊要關頭，學分能否到手，全繫於這幾天對書本或筆記作最後的一瞥。我覺得看書不能太勉強，人底精力是有限的呢。羽是用功的學生，至少他比我用功。他的功課想必早已看熟，晚上兩人不知不覺的又談到「密斯」們。我們奇怪為什麼她們對某一方面表示很冷淡，那是人底本能阿。也許是我們觀察不週吧？要是遇到小白臉，她們將報之以嬌然一笑？不，她們愛運動員，小白臉的時代已過去了。我們就這樣的討論着。

我把我的意見告訴了羽：我理想社交裏自由的一天，男子和女子來往頻繁，假如我在路上遇到一位可愛的姑娘，我實在在覺得是愛她，便可趕上去對她說，我很愛你，讓我介紹自己吧，是大學生，家裏富有，性情一點不粗魯，做朋友吧，好不好？要是她不願意，她亦明白的說：「不！這不是一樣爽快嗎？」

羽聽了臉紅的發了，他說別國有的就這樣是。  
夜光表上的針指着一點。  
和羽討論校中的皇后，他一心一意的推我，我不同意，K太冷靜了，皇后應該活潑，social。  
再有幾天我便不再見你們了。兀白想着那些姑娘們。  
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麼？春天，迷人的季節，草葉的季節，女人的世界！

他總是打着這樣的聲調向我們說了一句。

「X先生！化學室和圖書館，究竟那時才得完成呢？為什麼給家長的通告書裏說：這兩個新設的書室，在年頭開課時就可完成了，但，何以至今還沒有得完成？」

「先生手裏的幾何課本還沒有揭開來時，素懷着憤激情緒的梁X，劈頭就向X先生惡毒地說了這樣的幾句。

「是的，快就要完成了，我們已匯銀到英國 London 那裏訂貨了。」大約，再過個把月頭，化學室總會完成的。至於圖書館，那我們也已訂了許多只書櫃了，「大約」總會比化學室完成得快一點的。」  
X先生聽了老梁底惡毒似質問的言詞，不獨沒有怨惱，還是平是一樣平靜，溫和，謙恭，甚至有過之似的這樣回答。

「X先生！訂了多少化學儀器啊！圖書館有什麼書？」  
「我們匯了兩手塊到John，去訂貨了。」大約，兩千多塊錢的儀器，設一個化學室圖書館，我們亦已訂了一套小學生文庫了。」

「一套小學生文庫」！  
「是的」！  
「呀！小學生文庫，一套小學生文庫？那不是明明說這一套書是給小學生看的嗎？為什麼不訂些合於我們中學生看的書和雜誌呢？而且，多好看！只一套小學生文庫就成得為

女：人家說你的稿子是剽竊的  
男：唔，等我想想看。



上圖作者母澤卿先生大鑒：  
茲有杭州李基本奉蔡西冷二先生來函告發足下，本刊上期發表之大作與一九三〇年出版之白鶴第四期上所載者同，原係陳秋草先生所作，未知上圖亦是否，如有白圖請即示知，為盼。  
編者啓

一個圖書館了嗎？也許只有本校的圖書館才會如是，沒有別間能媲美了，真是「鶴立雞群」  
二百多元了！」

「你們何以總是這樣的好吵呢，我們亦都知道的，一所圖書館非是一套小學生文庫就可以完成的。然而，你們得要知道，我們的圖書館是初開的，圖書，畫報，自然不會怎樣多，但我們會逐漸的買來呢。」

女人，女人，「佛脚何必拖，且來論女人！」  
X X X X  
醒來，強烈的陽光射在床上，則茶房，知是九旬鐘了。別人正在受考試的痛苦了，對面床上不見了羽。小考時，九時半起身，洗臉化一刻鐘，吃點心化十分。得，再睡半小時。「茶房，九點半叫我！」

(三)及格主義的信徒  
「分數不能當飯，只要 Pass，學分就到手，何必 Full mark。」這是一

所開的圖書館和化學室不成樣子，「或開來開去都開不成時，這才令我們失望！」  
「……………」  
每逢着着X先生上堂時我們總是問問化學室的儀器何時會運到，圖書館何時可以開幕而X先生也總是：「大約快了。儀器已在途了，再遲個把月當會完成。」這樣的答我們。我們覺得沒甚趣味，雖然，每個人都渴望着化學室圖書館早日完成，然而，於幾度這樣問還是這樣答的失望之餘，我們沒有人再向X先生問關於化學室圖書館的事了。

直至到現在，校中的家長通告書發出後已有幾個月了，而所謂圖書館，我們只能在學校的一條走廊，今已添建了兩座門，而成為一個黑得在日中非着猛烈的電燈不能看見三寸樣大的字底房壁外，看見一個綠字亦底刻着「圖書館」的三個二寸方形的長牌，只是牌了！而圖書室並沒有開放，而且因為房的光度不能見人，所以裏面有着什麼？我們不得而知，祇可以在外面睜着眼睛，看着那「圖書館」的掛牌，聊作「望梅止渴」了！至於化學室呢？却連掛牌尚沒有，遑論完成！

（四）考場如戰場  
會考制逼得同學們透不過氣來。三四百只座位，不同課程的考試者間隔的坐。大門緊閉着，第一堂還差三分鐘完畢，門外的人已擠做一堆。  
「喂！子寶完囉？」  
「不，上一場還未散呢。」  
「呀！一聲，大家差不多和聲音的發出同時擠了進去。」  
「擠什麼？你踏鞋跟？」  
「女同學跟在後面，腳跟地進來。」  
「那一批是英文C組？自己問自己，又備問別人。」  
「你考英文？那一組？」  
「C！」  
跟着別人坐下，地位靠火爐太遠了，冷得很惡。  
「彷彿有人問我幾點鐘開映。」  
「哈，還差二分。」  
主任來了，訓育員來了，各課的教授來了。  
「悉悉率率是紙聲，發發的筆着紙聲。」  
偷偷的是被試者的眼光，狠的是監試員的眼光。兩道光時常會碰在一起。  
離假在家中炭盆邊作

學費是已經加多數個月了，然而，化學室和圖書館，還未有設立！  
也許，學校中的幽默，全中國都是如此的？不足為奇！  
X X X X

# 耐 逆 日 記

丁 零

(三)

十二月二十六日

為避免枉死起見，補錄昨晚的「行軍期間之刑法」一篇：

拉夫槍斃 宰殺耕牛槍斃  
姦淫婦女槍斃 奪取民物槍斃  
強佔民房槍斃 賭博槍斃  
虐待伏役重刑 強買強賣重刑 調戲婦女重刑 擅入民房重刑 對老百姓談軍情重刑

晨星寥落的時分吃了早飯，沿西端河邊空地集合。我們自從金雞出動至光澤，僅有一團及一個工兵營，今天是會合全師行進，隊伍拉長至十餘里。我的任務因與戰鬥兵不同，又是奉命押行李，行李隊仍界于隊伍中央，蓋我們所經過的地方是「半匪區」。那匪徒却很有水滸傳中梁山泊英雄好漢的本領，專躲在山上截劫過路行李，我們中央軍會上過他不少的當。這次插在行李隊裏，雖最前頭有便衣偵探搜索，也到底有些不放心；凡每過一山一嶺，我必先用兩目向高處探射，一種怕死心理，屢恨無法除去。

拉夫槍斃，這刑法昨晚纔頒布的，不想竟還有不怕槍斃的弟兄，不知從什麼地方拉了一個道士來，這道士肩挑一担鋪蓋，搖動那腦鈎上黏着像牛屎高髻，皺着眉，歪着嘴角與鼻尖，涕泗交流的哭得有情有理！可是，四十三（？）代張天師還要給匪首邵式平活捉到貴溪拷得他在案板下打滾叩頭！這小小無名道士，今天被我弟兄拉來，既不能飛天，又無法鑽地，還想望誰搭救呢？只見我押行李的弟兄，一掌一掌，一掌一掌，把這小小無名道士的背板當打稻板！

行八十里，到沒有給土匪鬧過的邵武城，月亮下，無數落後的行李担，伙仗担，滿街團團轉找不到自己的隊伍。

當我找到南門外一間藥材店裏駐下的隊伍，交代了行李後，立即飛跑出去找菜館子，街上全是今天跑八十里餓得半死半活的灰色動物，你擠我擁，館子找到了無從插足，只好買了一把油條大餅救急；直等吃過夜飯，才向藥材店的小伙子借到一張破草蓆，舖在條櫃下的冷地板上，再解開軍毯把身子裹成金字塔下的木乃依（意思）一樣躺下。

十二月二十七日

今天，按戰時行軍序列：早起三時，便衣偵探隊沿山嶺搜索前進。三時半，找宿營地人員。四時至七時，兩個步兵旅及師部，輸送，衛生，担架，工兵各營，連，隊。七時半，伙仗担，大行李。九時始輪值後衛的我們一整團，浩浩蕩蕩向拿口進發。

韶武至拿口，計路程八十里；挑不動要挨打罵的伙子們，老早就打聽好了：「其實跑起路來有一百一十里！」所以雖在我們弟兄嚴密監視下，也還有乘隙把行李丟掉，邁開大步向山林中疾跑而逃的。這種非武力抵抗的精神，殊多吻合印度聖雄的奧旨也；不過遇着這情形時，押行李的弟兄們，就會很迅速而又很自然地捧起槍桿瞄準着當野豬打。後來非武力抵抗的信徒多了，聰明的弟兄，便使出非常應付的手段來，其方法是：用長麻繩一根，連縛于四個或五個逃不了內弱者，連縛于四個或五個逃不了內弱者的左手臂上。不管挑的動挑不動，要是敢稍停一步，便不吝氣擄一頓

，毫無商量餘地！我們手創「……」虐待伏役重刑……刑法的師長，怪不得他，因為他在本隊前頭行進。

跑跛了脚的落伍戰鬥兵特別多，一個個在咒罵：「餓打九折，除六塊伙食，拿七角半，還要天天跑，天天跑，跑奶奶的！」有的却把野火在無法逃避的老百姓或小孩身上洩，例如：「老板嫂，到拿口你媽皮蛋！四十里！」「嚇的老板嫂只得把頭一縮，偷偷摸摸溜開。」

夜幕深沉中，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跑不動的伙子，再不能摸索掙扎了！我領了幾個哭腫了眼包的，摸到龍潭舖，找着一所開半的草房，壘好行李担，雖發覺伙子還落在後頭，也無能為力來接他，祇好和那幾個一頭，一脚，一腳，一頭，像鞋子裏塞糞，倒在腐臭的草堆上。萬籟無聲中，北風呼呼地，似在牛棚上悲鳴，哀號。

十二月二十八日

今早離開牛欄，便看見昨天落伍的兵。夫，陸續走着足趕路。我押着伙子在曉霧迷漫中踽踽而行，落伍的小伙子等等不來，再等也不來。那小伙挑的是連長的包袱和藤包，小伙挑的是連長的痛苦！一想到這裏，覺得連自己非逃不可了！但是，我這廣東光棍，離家萬里，身無分文，既沒有飛簫走壁的本領，又未學得耍槍刀玩把戲的江湖賣藝者的好身手，路遠山遙，怎得歸去來？如此想盡千方百計，兩腿還是往前面跑。

跑過了一座矮山嶺，最前頭一個伙子，忽將行李擱在路旁，飛也似地向田中跑。我眼快手快，立刻擊槍作射擊狀趕上去，纔知道菜田中種的全是蘿蔔，而且許多落伍的弟兄正在你爭我奪的見苗即拔，見根即掘。我那位伙子也就是參加戰線的一員。那位伙子終於勝利了！把的笑迷迷地凱旋；他給我六根，我立即把牠活剝生吞。然而，餓肚子吃下生蘿蔔，了得！這正如檸檬酸遇着球打起化學作用，覺得非馬上有一大碗稀爛的紅燒豬蹄膀到肚，無論如何忍不住了！好，無論如何忍不住，事實上偏要叫你忍住，有什麼辦法呢？

行二十里抵拿口，昨晚到的隊伍，正在準備出發。連長看我們趕到來少了他的行李，不由大發雷霆，他罵的有道理：「藤包裏五六罐香煙，香煙是這裏買不到的，現在沒有吃，到什麼地方找！」可是，他也很知道我昨天一整天到如今沒有一粒飯落到肚裏。

伙子找冷飯吃飽，聽說又要隨隊出發，于是一個坐在門檻上痛哭。一個躺在稻草堆裏隨你腳踢棍打了一塊皮的紫紅肩膀泣着要求「願槍斃！」弄得沒法。跟着收留落伍兵夫的營附就在這拿口担擱下來，預備設法找民船，一方面希望伙子會慢慢趕到。但收留所前等候到夜闌人靜，還杳無踪影；我暗中叫苦：這打屁的賬，不曉連長什麼時候纔和我算？



相見禮 陳權可作  
戰雲瀾漫，有躍躍欲試之人在焉。一九三六年之預言，其將離免乎。吾人殊不能不表頭痛於此相見禮也。

## 處女保險

索思

「處女」！「處女」！這是一個多麼神聖而又令人顫慄的名辭！處女之貴，在國人眼中，幾如無價之寶；試問誰不願一親「處女」之芳澤？而永願為「處女」奴隸以為榮哉！是可明國人之重視「處女」了。而「處女」之父母兄弟姊妹，亦視「處女」為榮宗耀祖，或成家立業之奇貨，比比皆是！

乃者，「世風不古，道德淪胥，社會淫風日熾；「處女」在親權監護之下，往往為狂且所誘，相約潛逃，或越宿而歸，或數日不返。於是女子唯一寶貴之貞操，遂不能自保，有女子之父母，戚然憂之，常思為保存貞操，而終未得其術！」因此遂致影響至社會的紊亂不安，——如爭風吃醋，奸殺盜竊等——政治的莫能上軌——如生殖器與裙帶政治等——國家的幾乎

# 開學瑣話

(續)

時君

過去，我們學校被那個「老頭兒」當作自己家庭，而本人便是這家庭的主人公時，我們受到的待遇彷彿是他抱來兒子，毫不猶夷的能從我們身上直接剝削到我們父母金錢，用一種很美的名義使新生遭到特殊禮待：他叫我們用功，要在破陋宿舍中，五人共用兩張光頭極弱電燈，以期能像匡衡鑽壁透光那樣刻苦神氣，去細心閱讀洋版書籍，縱使將目力訓練成很難堪的視，也依然不失為「老頭兒」口中所稱贊的好學生，我們新用以換到「老頭兒」這般特殊待遇的，是較舊生多貼出六元宿費，以十元代價住着很破房以及用更多其他費用去贏「老頭兒」一聲遵命照辦的好人家子弟！

現在「老頭兒」已經用做官姿態，把官囊塞得滿滿，帶走我們父母血汗，我們是回聲可惜的；因為此後也許新生再來我們學校時，不能用金錢買到像「老頭兒」那般很好的學校當局的待遇了。雖則這樣使我們多化錢，多使身體變為孱弱的待遇，并不能抓住我們感激的心！

是的，我講話有方寸的。跟到「老頭兒」接長我們學校的那個陳先生，又以很虛心態度站在禮堂中諄諄訓示我們了，他好，他不用經濟負擔的加重鼓策我們向學，引了總理遺教中的「知難行易」學說，使我們將他演繹開去，在一切行動中，都得以「知難行易」去循規蹈矩作事。以下便是我們校長用以在紀念週上訓示我們同學的精湛話：

「所謂『知難行易』，想來大都很懂得，可是能實際根據這學說切實做的人，倒又怕像中國好人那樣少了！」

「我委實痛心於你們有時候會在莊嚴宿舍中打牌，在考試時歪頭歪腦偷看別人卷紙，還有一班抽吸鴉片人們的行徑！你們以及那些吸食鴉片的人們，是為了什麼，要做那樣極其愚蠢事呢？全是為了沒有真理解總理的學說，「行易知難！」

「比方：我說，你們打牌是可以的，因為你們好奇，不知道把錢輸給別人，自己更遭罪不出學費艱難，因為不知道，所以有「故犯」這樣事情，以後你們該好好研究總理哲學了！這便是「知難行易」……」

我對於我們校長這番訓話洋洋感到中心的激動，可惜我沒有那種聰明，聽懂我們校長解釋的「知難行易」學說，同時我們同學在下紀念週後的嘴邊，均掛着表示很糟而且有些腦袋茫然的微笑……

由於我沒有若何聰明，寫起文章常常會將話語講到旁人身上，也許會引起旁人惡感，說我這人太不知恥，居然也將文章寫到一些毫無價值的地域去，不單化去自己好光陰，化去墨水，以及讀者的時間，而且還有些傷了大雅樣子，拾着身邊瑣事，描繪着垃圾箱中物事，企圖把稿紙塞滿了，換取那一點微薄報酬，是真實真實的小人行徑！

可是，我並不反對，而且並不介意有人將「小人」頭銜加到我們的頭上；因為我除此實在找不出其他比這些較為有價值的事。比方：他們的教授，那位以「喜鵲」自命的超人，雖則看去彷彿大家家庭中管賬，在旅社茶房眼中常被目為一個很大委負的當差，可是他是我眼中認為出奇的人，他能以中學畢業資格，以很短身材，薄嘴唇，而讀得一吐支線裝書，知道在講台上也當不時提及歐洲作家易卜生以及杜斯陀夫斯基，辛克來等名字，換得同學們的暗中一笑；而且在使當機會中，也替自己寫一個刊物，使一般人讀得極口讚好，小報尾巴上絕不缺乏他理論高妙的文章，於是不但我以為他非常人，即如他自己也末始不自命為前進作家和有名教授的！

然而事情總是可惱的，我們學校從有聲名的風潮中改造過來，我們這位教授却給風潮捲走了，對於這次風潮的起迄，雖找不出可以指摘地方，把我們教授捲跑却可以引用一句陳話說「罪大惡極！」

因為我們對「喜鵲」教授有好感，他走彷彿我們失去了一盞生活明燈，無疑是非常可惜的。他使我們知道在課堂上不能談到別事，做作文時要有深入意識（？），由於某種便當，一學期該作八篇文章可以減作四篇；這一面既可省去我們同學許多腦力，或是多請別人代勞麻煩，而且另一面還可省下我們教授許多時間，去觀賞回力球的玩藝，給他研究而且發明「適然史觀」學說；我們為了這兩方，學生和教授均稱便利，所以對這自居為超人的教授先生所懷觀念，正同礁石之逆撞江流般，始終難於分開了！

他懂得心理學，懂得學生心理，他按着國文課卷久久不必發下，免得分數劃得太高使同學看到臉紅，所以去年應該還給我們的那幾篇文章，到目下依然無消息。

這些，都是暗示我們將來作事的方法，做一位好教員的秘訣，由於這位「喜鵲」超人能夠深得為師之道，我們對於學潮突發，在正當宗旨中居然也以不好態度把這教授趕走，懷惜感情便一發不可遏止了；不過奇怪的是我們當中就沒有挽留的呼聲響出，企圖把超人再拖了回來，可惜的程度愈加深重了。

淪亡——如某守土將軍與某「處女明星」，「處女小姐」跳舞，至瀋陽鼓動地來東北淪亡而不惜等——一直把整個中國弄至外侮頻仍，國難日亟；按其原由，無一非「處女貞操」之不能保持，有以致之，有以致之！此中國之所以一糟再糟，而糟至今日之危殆也！

所幸，「最近由紐約返國之商人譚某，擬仿照美國之處女保險公司條例，起而組織處女保險公司」，從此，保險公司一經成立，廣州一省，首受其益，將無一非「處女」矣！如此，廣州社會之安定，政治上之軌，自在必然！則推而廣之，由一省普及至一國，則國有不治者，夫之有也！

蓋斯時，社會之安定，可于新聞報紙之滿篇累幅盡載商旅廣告，各戲院新聞中見之。政治上之軌，可于法院法官終日無所事事，惟吃烟爭讀古人論語之安閒態度中見之。國家之有救，可于環繞于要人與沿街之間，無一非「處女」現狀之中見之。吾于是深為國人幸，國家慶矣！

這兒我得高呼口號，贊成者請舉手：

一、處女保險公司發起組織人譚某成功萬歲！

二、處女保險公司密探與人員萬歲！

三、處女萬歲！

四、處女保險成功萬歲！

五、處女保險救國萬歲！

恭錄處女保險新聞於后，以見一斑。

一九三四，三，二二。人間珍聞之一。

## 處女保險

歸國華僑

擬在粵組保險公司

廣州特訊 世風不古。道德淪胥。社會淫風日熾。處女在親權監護之下。往往為狂且所誘。相約潛逃。或越宿而歸。或數日不返。於是女子唯一寶貴之貞操。遂不能自保。有女子之父母，戚然憂之。常思為女保存貞操。而終未得其術。最近有甫由紐約返國之商人譚某，擬仿照美國之處女保險公司條例。起而組織處女保險公司。聞其組織內容。凡父母欲保存其女。而不願其有奇且之行爲者。可往投保。投保之後。公司即秘密派探監視其女之行蹤。如發覺有危害彼貞操者。即以實行制止否則警告其父母。要求撤銷保險之責。至其組織章程。現已在草擬中云。一時知者。以廣州之淫風。日甚一日。處女貞操。似有急謀保險之必要。投機商人。有此嫉新思想。未晚能邀准政府備案否耳。

# 高貴的人們的演出

何須

在恐慌抓住了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目前。靠着出賣勞力來維持生活的人，固然是天天都掙扎在飢餓線上；就是靠着榨取剝削勞動者的血汗來維持生活的人，也是一樣的掙扎在滅亡之途！「高貴的人們」的作者凌鶴先生能夠採取了這樣的現實的題材。這是很有意義的！

尤其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因受了外貨傾銷的影響。正在日趨繁榮的民族工業，亦已陷于崩潰之途！照十九日的申報載：本市紡織機九千餘台。絡繹倒閉，今年僅剩三千餘台。勉強以減低工資來維持。從此；我們可以見到中國民族工業崩潰的尖銳的事實。目前，佔三千餘台紡織機中的半數的美亞綢廠的工潮正在發展着！「高貴的人們」的演出。其意義

更加重大。

劇中人周振華，因為得着曾經留美的秘書徐夢熊之幫助。在工業界中，他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但是，因為受了國內外經濟的政治的內在矛盾，他終於墮落了崩潰之途！這表現了目前上海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崩潰中掙扎着的一般現象！

周振華因為想借款來維持工廠的存在，同時想借款快些到手，於是強迫他的十九歲的女兒周麗英嫁給一個年老的金融巨頭劉鐵聲。這可使我們見到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女人真的是成了商品了！

但是，在工人罷工日見嚴重。劉鐵聲因標金投機失敗而

## 一夜三遊記

柳大經

上海，繁華的上海，有轟立雲際的建築物；有包羅萬有的遊藝場，有洋大人揚威的租界，有被人瞧不起的勞動的人們。

洋人翼下的租界，因為了強國的威權，所以造成了許多罪惡，像賭場，妓院，鴉片館……以及一切下流地方。一般失業的人，因為了生活問題，不得不違着良心去幹利己損人的事情。所以自殺，厭世，時有所聞。

翻開報紙，社會的黑幕，常常登載報端。人們都認為上海是人間的地獄，是罪惡的淵藪；但是，我以為罪惡是人們

至自殺，周振華的借款終于得不到手。于是他發狂了！尤其使他瘋狂欲死的是他的姨太太和徐秘書逃走的不體面的事！這又可使我們知道建築在資本之上的布爾喬亞的兩性關係是怎樣的哩！

以上是我所說得「高貴的人們」的演出的意義方面，以下要說說演出的技巧方面了。

從幕前致辭上我們可以看到，劇作者在未編製這劇之前，他已找着了適合于這劇的劇中人的個性的演員的了！所以一般的說來，各個演員在演出的技巧上都是很好！其中最演得自然老練的是周道君（飾姨太太）了。她的確是能夠表現了近代姨太太的典型個性的哩！其餘的如易葉君（飾女僕

造出來，人們不諳責自己的意志薄弱，却歸罪於社會，而自已明知它的黑暗，何不出來改造呢？

我認爲；凡是一樣事，這事無論大家認爲對與不對，除與自己前途有關係外，都要嘗試一回。對的，加以鼓勵；不對的加以糾正，加以評擊，做一個社會的領導。

在不景氣的中國，尤其是大都會的上海，雖然農村破產，經濟恐慌，聽說跑狗場，回力球場，跳舞場，仍是擠滿了人，所以花了一夜的時間，把它都走遍，看看到底是怎樣情形。

八點了，出發是三個人。到了亞爾培路逸園跑狗場，還

也很不差！至于飾扮方面的技術也很不錯！女僕（易葉飾）奶媽（麗蕪飾）算是最像的吧！不過因為閉幕和開幕時拉幕的人不甚留意，同時因為舞台後面的演員所帶的小孩哭聲的影響，却減少很多緊張的場面。這雖然是少事，但是其影響是非常大的！

最後，我得來說說在第一幕完後的劇場所發生的小風波！因為這又是在演着高貴的人們的戲。兩個穿着本年度的洋服少年，因為爭座位坐的原故，由口角爭執而弄到動武！我可不能說那一個有理由。不過，從此我是明白了所謂高貴的人們是怎樣高貴的哩！

沒有起義，看台已擠滿了人。櫃台邊，賭客把鈔票一張張送進，換了票子，他們心中滿含着熱望，希望發財。

電鈴響了，一陣陣人又擠來擠去，好像恐怕票子賣完。時間到了，電兔一動，六條雄狗拚命地追，追，追……追到了終點，勝負決定了；這時去細看賭客的臉上，有的笑嘻嘻，有的哭喪着臉。有的自吹眼力多大，運氣多好；有的自認倒霉，不該賣第四號，總之，他們的表情，比銀幕上的演員，還來得真。

第一次，第二次……不斷地送，狗不斷地跑；時間不斷地過去，人們仍是不斷地來。

在封建制度還沒有根本消除的社會中，經濟權都操縱於男

## 「髮花」的風波

莫絢昉

「髮花」——讓我先解釋這個名詞吧。「花」，大多數指女性而言，牠的來源可分兩種：一種是由於本人的才能，美貌，或是某要人的女公子，而得名的，例如「校花」，「交際花」，「市花」……等是。第二種是由於所就的職業而得名的，例如「烟花」，「酒花」……等是，大部分「小貧階級」，是屬於第一種；「大貧階級」是屬於第二種。

近年來，花樣更多，在廣州更有「髮花」的出現，「髮花」就是女鬍鬚師的專稱。

在封建制度還沒有根本消除的社會中，經濟權都操縱於男

子的手上，古訓中說明女子要三從，這就是指幼年時期須依靠父親，中年時期須依靠丈夫，老年時期須依靠子孫，經濟與女子無關，她們是在男子附屬下生活着。

有錢的婦女們，就成了商業主義的產物，私有財產的特徵；男子喜歡的時候是天使；厭惡的時候是白癡。至於窮人的婦女，就做了家庭的奴隸，終日在暗淡，不合衛生的室中，勤苦地工作，平淡的過了一生。照這樣看起來，婦女在社會上，換句話說是「賣肉」與「賣力」。

但是近年來情形就不同，婦女們感到自己地位的危險和人格的低落，於是先覺們便起革命，提倡婦女解放，並且成績也不差，現在婦女們也和男子一樣有參政權，受同等的教育……；但根本問題，還是在經濟的獨立，於是也和男子們在社會上競爭着職業了。



十日漫畫 靜生作

去年有六外人輪船一華婦案未了，前日又有水兵毆打華人案發生，天下雖則太平無事，大家却還有不幸生爲中國人之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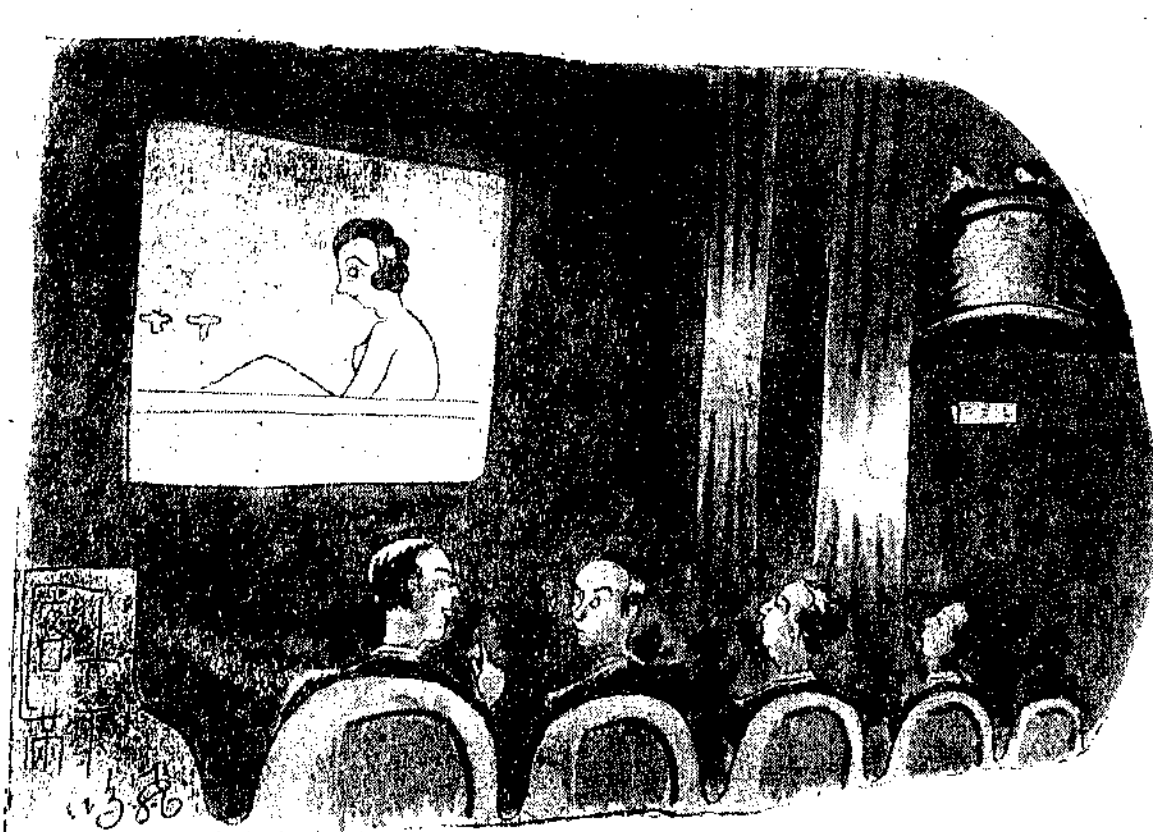
十日漫畫

靜生作

中央黨部決定，中委乘火車，一律免票，以示優待，已函國府令行政院轉飭鐵道部遵照。(十一日專電) 某報謂這是新生活之一端

十點多鐘，我們離了逸園。在路上：我想，洋鬼子的確狡猾，他知道用狗做工具，來騙我們的錢。一夜塞進他荷包

的鈔票，不知多少。中央運動場到了，進去，只見人擠來擠去，非常忙碌。看台上坐位已滿，站在旁邊看的人也很多。



肉麻的叫座方

張國飛作

賭客中，有高鼻子的英國人和美國人，有短小精悍的日本人，有體大如牛的紅頭阿三，有花枝招展的姨太太和小姐們，有紳士，有高等華人，有流氓，有學生，真是應有盡有。他們熙熙攘攘，腦海只有希望贏錢。在這裏真是可謂世界大同，斷不會想起常國主義者之欺凌華人。

我們進去，剛好是打完了第八盤。沒有坐位，只好也站着。無線電响亮地叫着，幫助

熱鬧。電鈴響了，許多人又抓出鈔票，買 Win or Place。一會兒，無線電停止了，看台的電燈關了，場內跑出了兩個衣衫上有號碼的人，同時也來兩個裁判員。

打回力球的，都是外國人，有的失了球，大家因為勝負在他們的身上，嘖嘖地罵他，他也裝極後悔的樣子，或是把手扣到自己的頭。

第九盤打完了，近于樓旁的兩面牌子，把誰勝誰負的數目都掛清楚。地下所留下的，是黃，紅，藍……各種顏色的票子。

完場了，賭客像水般湧出，我們也擠在人叢中出來。「中央運動場」，這名詞多末動聽，到底為誰運動呢？我們所知道的，只聽得老闊和幾個球員的胖，何曾知道輸的人瘦呢？可見這「運動」是為錢而「運動」，是為外國人裝滿口袋的「運動」。

跑狗，是以「狗」做賭錢的工具，回力球，是以「人」做賭錢的工具，那末「狗」和「人」有什麼分別？聽說每月還要數千元的薪水，養這一般「人」狗「不分的球員」。

黃包車拉我們到了大華跳舞場，上樓，選好了位，叫了四杯茶。

音樂响了，電燈變了顏色，男子都站起向舞女的位子行，舞女嬉笑地站起，他們順着音樂的拍子，在光滑的地板上狂舞着，或是談笑着。

舞女的裝束，無奇不有，不時就把口紅抹，白粉塗，這無非是為了生意，因為舞客都喜歡漂亮的女人。

外國舞女，生意非常清淡，不知什麼緣故，外國舞客，反和中國舞女跳，還有一部份年紀稍大的舞女，也和外國舞女同樣情形，她們青春消逝了，她們像花一般殘了，她們為了經濟而伴舞，我不竟替她們可憐。

音樂師，坐在台上，吹，彈，打，唱，雖然十分疲倦，也要盡他們職務，他們吹，彈，……完全以娛樂別人。

茶役，招待十分殷勤，牛馬似的供人驅使，目的是為錢。

舞客，多末悶氣，多末慷慨，然而我們在報端，時時可以看見因「浪費於舞場」的男子，自殺的消息。

總之，舞女，音樂師，茶役，……他們過着非人的生活，都是為了生活，經濟，不然，何必這樣的賣力？

跳舞，本來不算壞的事，因為留連於舞女，或是狂化金錢，或是舞到通宵，怎麼不會損傷身體？到了短債，怎麼不會自殺？

三點多，離大華。化一夜工夫，玩了三個地方——大家所認為罪惡的地方——所給我的印象都不好，所謂罪惡，都是人們造成的，我不相信罪惡是天然地會發展。

三，十六。



總理遺像之副作用  
宣文傑作  
美亞廠工人因減薪問題，聚往市府請願，為安全計，為首者乃以總理遺像一幅，警察見之，亦莫奈何，總理遺像之效用亦大矣，而國人之崇拜遺像，吃飯者，尤當同情一笑。

#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穢譯

## 第十一章 一個苦痛的詢問

(禮拜五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

麥根不耐煩地看着他的錶。

「已經遲了，」他抱怨着說，「我正午有個重要的約會。我想我得去看一下陸利士，時間來不及了，其餘的事那末留給你們去幹吧。偵察長，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要做的了，你們那些照例的工作也得快快地去做完牠。」

葉達懶洋洋地站了起來。

「是的；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仔細地在房子裏找找那手鎗看。假使我們能找到了那支手鎗事情就入彀了。」

「我並不是要掃你的興，偵察長，」范思幽幽地說，「但似乎有一種細小的聲音在我耳邊說，你所要我的那兇器確已藏匿起來了。」

葉達的樣子很煩悶；他很能了解范思的意見。

他走過去使氣地按着電鈴。當施德來時他像狗吠地吩咐立刻請利士來。

利士神經緊張地來了，嘴唇上吊着半支香煙。他的兩眼下陷，雙頰瘦削，他那卷屈的手指心神不甯地弄着衣襟，好像一個神經變態的人。他給我們一個怨恨而帶受驚的目光，他像尋相罵那樣地直立在我們的前面，麥根招呼他坐他也不加理會。他突然狠狠地道：

「你們曾把殺死吉士和珠麗的兇手找到嗎？」

「還不會，」麥根說；「但我們特別留意和預防着不使再有不幸的事發生。」

「預防？如何辦法？」

「我們在前後都派人守衛——」

他的話給一陣笑聲打斷了。

「好辦法！那尋我們事的，入是有着鑰匙的！他有鑰匙的，我告訴你！他任何時候都可以進來祇隨他的便，而沒人能阻止的。」

「我想你把話說得過分了一些，」麥根溫和地回答他。「無論如何，我們希望不久就能找到他。所以我們重又來問你者，因為你是一定可以幫助我們的。」

「我知道些什麼？」那人的話是很輕蔑一切的，他使勁吸了幾口烟，連烟灰掉在衣服上都沒有覺得。

「我知道，你在昨晚發生鎗聲時是睡着了，」麥根繼續着他那鎮定的言詞，「但葉達偵察長告訴我，你直到十一時還是醒着的並且曾聽見客廳裏發生過聲響。或許你就告訴我們是什麼樣的聲響呢。」

「不知道！」利士說。「我十點半上床，但睡不着。隔了一回之後，月亮上來了光照到我的床腳邊；我就起床上了窗簾。大約十分鐘之後，我聽見客廳裏有極輕微的聲音，緊接着就是一聲輕輕的關門響——」

「等等，陸先生，」范思岔着說。「你能確定那是什麼聲響嗎？那聲音像什麼東西？」

「我沒有留意，」他說。那一定是有什麼東西的。似乎有人放下一包東西來；或是在地板上拖着東西，或者老施德穿着拖鞋走路，但那不像是施德的聲音——那是說我聽見時沒有想到是施德的。」

「以後呢？」

「以後嗎？我躺在床上有十分或十五分鐘的光景。我靜着等待着；所以我開了燈看看什麼時候，吸了半支香煙——」

「我知道，那時是十一點二十五分。」

「對的。隔了幾分鐘之後我熄了燈，沒一回兒就睡着了。接着大家默了一下，葉達忽然興奮地站了起來。」

「說，陸：知道一些那武器的事嗎？」他粗魯地喊出了這個問話。

利士呆了。他的嘴唇落開，香煙掉到了地板上。兩頰瘦削的肌肉抽搐着，他狠狠地看着偵察長。

「什麼意思？」這話是像一聲動物的怒吼；我注意到他的全身都在發抖了。

「知道令兄那支手鎗怎樣了嗎？」葉達冷冷地說，鼓起了他的下巴。

利士的嘴因為忿怒和驚惶所以發瘋般的動着，他似乎話都說不清楚的了。

「你把牠藏匿到那裏去了？」仍是葉達那嚴重的聲音。

「手鎗？……藏匿……」到後來，利士勉強說出這幾個

字來。「你——這壞傢伙！如果你以為我拿了那支手鎗，你上樓到我房間裏去搜尋就是了——媽的！」他眼請裏冒着火，他牙齒從上唇裏露了出來。他發怒的成分和驚慌的成分一樣多。

葉達的身子往前伸了出來，還想開口時，范思很快地站了起來抓住了偵察長的膀子阻止他。但他阻止得太遲了，葉達早已給利士受了相當的刺激了。

「那豬糞的話我有什麼關你？」他叫着，用一隻病態的手指着偵察長。攪抖的嘴唇裏不住發出咒罵和罵人的話。他那無意識的謾罵似乎已忘記了一切的禮貌。他的大腦袋伸了出來像一條蛇蟒；他的臉皮發青而斜扭着。

范思穩定地站着，機警地看着他；麥根本能地把椅子靠移去。連葉達都給他這種蠻性驚動了。

要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我不知道，假使沒有白隆很快的走進來拍着那青年的肩胛阻止了他。

「利士！」他用一種冷靜而有權威的語調說。「鎮定着自己。你在擾亂安德了。」

他立刻住了嘴；但臉上那付兇相仍沒有全消除。他忿然地拿去了醫生的轉手來，對着白隆醫生。

「你來干涉什麼？」他叫着。「總要你到我家來管閒事，沒有請你，你就到這裏來了，而且還要干涉我們的事。借着給母親看病，你自己曾說她的病是不會好的了，而你仍舊要來，給她帶着藥。」他給醫生一個狡猾的斜視。「哦，你別瞞我。我知道為什麼要到這兒來的！完全爲了雪竊！」他又伸出頭冷冷地笑着。「她得到一個醫生他也以為很好——不是嗎？很多的錢——」

他突然停止了。他的視線不曾離開白隆，但人却縮了後去，臉上的痙攣又表現了出來。顫抖的手指繼續動着；當他說時聲音非常的奮激。

「但雪竊的錢還不夠。你要把陸家的產業都給她拿去。所以你要安排使她可以承繼全部的產業。就是這話——就是這話！你就是那做着這一切的人……哦，我的天！你見到了吉士的手鎗，你就拿了去！並且你得到了這屋子的鑰匙——你是容易找人做到的。所以你能進來。」

白隆難過地搖着頭，並且苦笑着。這是一個麻煩的緊要關頭，但他很順利地使牠過去了。

「來，利士，」他靜靜地說，像別人勸告頑皮孩子那樣地說。「你說得很夠——」

「夠嗎？」那青年喊着，他的眼裏放着不自然的光。「你知道吉士有一支手鎗，那個夏天他得到鎗時是和你在一塊兒的——珠麗被殺後的那天，他如此告訴我的。」

(待續)



# 牧師在中國

吳家盛

## 第一段 牧師

偶然，看見幾家出版物都忙着紀念徐光啓大師，又覺得多年「信仰對象」問題作怪起來。

(註)科學，大公報副刊及新中華雜誌，都有他三百年紀文章，關於科學方面為重要。

我的宗教觀念究竟怎樣呢？上帝雖然未必一定抓着來問，但自己不得不關心一下子。最低限度，假如真做大主席大院長，那功夫忙得要死，受洗禮，就免不了臨時抓瞎胡忙一氣；當時時豈不失了主席院長體統麼？因此無論如何，宗教的一切，都該加以訓練了解才好！

要了解一個宗教，受一個宗教訓練，皈依了，崇拜了，我覺得很容易，但是真真做一個忠實信徒還要容易之極。所成問題的是：究竟上帝或「天」能夠承認一般人信仰牠，她，他不？

小時候，我不懂得電影裏的洋孩子，何以臨睡覺功夫要跪在床上拜，小嘴還動着。我問！

「那小孩子是拜菩薩麼？——要不，他一定看見天上有潘彼德和文黛飛過去，才拜呢？——是不？」

大了點，知道外國也有一種神，跟中國神不一樣；不一定打架，但小心眼裏以為一準常吵的！

再後，讀歷史，於是明白人類還有好些好玩的事情；比如「十字英雄」，聖徒行傳，希伯來神怪，埃及古董，幾十次的宗教大戰。都為的耶和華和默罕德不大對勁而起。那功夫心中胡塗極了，不知打了這滿天大戰為的什麼。那時又看林譯十字英雄記，一連氣發了好幾次昏！

在漫天漫地中，不知不覺發現社會之奇蹟，無數奇蹟之中，知道有一種「牧師」單以服務上帝，叫別人信牠而不管它承認人信他不信的人。而且進一步知道都是洋鬼子；其後又發現許多中國人。繼而發現擴大了，才知道主席或院長名人紳士等都和牧師有交情！

「牧師」的取意，當然是取「牧羊人」的意思。把人類幻為綿羊而牧師去牧。「牧之為道」至廣至遠，而社會國家系焉。「牧」羊人僅僅管羊吃草和羊排洩，(有時不管)及生殖事。而牧師則不但管「人」的吃飯走路坐汽車；其餘女人穿短裙子，生「小貝貝」及「男女之大事」都管。以前有人對我說我還不相信，怎上帝分身得開，管那麼多那麼多事；後來才知道上帝都不管，只給上帝的忠僕——牧師！管。

「牧師」既然對人類負有那麼多責任，所以牧師地位不但外國高，中國也高。

## 第二段 牧師之片斷生活

牧師固然也是人，但究竟負有對「神」工作的責任，所以牧師生活必異於常人！

外國本有之牧師的生活，也許如華盛頓歐文拊掌錄中所描寫的牧師「瘦極了面有菜色，一口袋大的可以裝兩斗麥子。他好古如命，整天在黑洞裏摸索，」的模樣。但那不關中國眼。中國的牧師實在「面無菜色」可斷然決定的。

在中國的牧師每天祈禱並不重要。他們要辦的正經事多極了。你不能不佩服他們主敬訓練之良好。如：醫院，平民施捨，福音會，聖誕送果子餅干；鬧戰事收容苦中國人，十字會。開音樂會，辦學校，提倡廢娼，禁煙酒，禁賭——所有社會事業都幹，這證明中國人太不通人情，什麼事都是叫人代辦，自己蹲在房子裏裝大爺！你看把牧師累壞了可怎好？誰給施粥送衣裳辦學堂？……

因為牧師太麻煩了，所以在中國沒有在外國整天以辦理結婚為事的美。牧師一天要跟苦中國人接近，雖然心裏恨極了黃臉，但上帝沒有寫下：「凡黃臉非亞當夏娃之子」所以只得受！辦中國人的事，又比別人麻煩；比方說平民施醫罷，有一些佔便宜慣的，二天可以要八九次藥。而中國人不懂洗澡；又沒有漂亮黃頭髮施洗禮；固然像孔部長及宋君子文等不能不認為上等華民，然而像孔宋兩位的真有多少呢！在中國牧師第一若悶在此！

牧師常常要調查平民生活，信仰情形報告本國大主教。無如牧師覺得自己夠忙的了。報告何必太費事。所以他們的報告永覺「中國人生活如牛馬，污穢如豬狗，但皆信上帝耳！」

牧師因為一個人太孤獨，所以要助手，助手是找上等一點中國人做。如由神學系幹出來的學生，如由苦中國牧養之「沒有原因的(孩子)孩子是結果。原因？」及由打掃牧師房子的小童侍訓練出來即可。

這些中國人，永遠不和中國人一個樣。因為是受了上帝所指導之故。他們腦子都空了，只有上帝。不過腦子空空和口袋之實不實並無關係。往日鬧了一次義民大殺大毛子二毛子，都因二毛子教徒口袋太實在之故。牧師之目的，只要他們腦袋中空，便是忠誠上帝之教徒，何論口袋！

牧師如果收養了中國小孩子，他感到上帝之靈感，奮勇訓練這小中國孩子，成為英國美國或其他之「大」什麼國上帝之忠誠教徒，不可。所以他給他定了一定方針。吃飯須祈禱，固然一定實行，而關於「飯是打兒來的」等問題，必須課以教訓：



主權何在？

宣文傑作  
十九日徐家匯在站崗之中國警察，忽被法捕房派武裝捕非法驅逐，並拆毀自來水管公安局據報已呈請市府交涉，竊思大火之東四者，尚拱手讓入，小小越界路地段主權更無存在之必要焉！

飯是米來的，米是上帝的，上帝是英？美？……的！」

牧師對於他自己一部分「人類下意識」總算「牛津」神學系沒白學，有忍耐了，不會當面跌一個苦中國人的。但牧師之妻呢？這有點麻煩。她老說中國人看不上眼，不跟他們講話，中國人吃老鼠不及法國人吃田雞高尚。凡為中國牧師者，一定努力克服他老婆的意志，叫她「心裏罵」用不着明裏嫌惡。所以中國女教徒才能和洋牧師太太同坐在一起唱讚美上帝的詩呢！

牧師要講經，福音給苦中國人聽總算牧師太會麻煩了。凡星期有「研道會」或「工人福音班」或唱詩班；以為工人娛樂，實在別具苦心！本來牧師到中國可不是給工人專教唱聖詩的；而工人嗓子又不能像教會女學生的曬曬可聽；而終於每星期有一次者，亦上帝慈悲之意云耳！

牧師吃飯不能太提防蒼蠅，因為到中國，在他算是入「地獄之門」的台階上了。他常常叫中國教徒跟他一塊吃，以便以身做則，看究竟「真正教徒吃飯靈感之情形」這又是一課教訓！

牧師不妨穿中國長袍馬褂，講中國話，睡中國被，這不全為的「上帝吩咐」嗎！不然誰有這忍耐過地獄牧師生活？遠而新疆之沙穴中，近而上海廣州之洋灰裏，為的誰？上帝所做的中國人不是？

## 第三段 苦中國人與牧師

我每次見了中國教徒總很崇拜似的向自己靈感一下兒：「苦中國人也有今日！」

我在頂偏僻的破縣城中，總會遇見牧師。凡有煙館，煙用



## 在晚風中

林隱

刺了似的山皮。沒有牧童，沒有騎在牛背上哼着短曲的牧童給人們點綴在這晚涼的郊野裏。

是一個發了病的天氣，天氣害了發燒的病

比盛夏還熱的江南的初秋，太陽射灼了每一顆小石子，膠底的鞋在柏油路上生了根。狗伸長了舌頭在喘着氣。

「一百零四度！」

「一百零四度！」

從海裏跳出來似的，身上滿像是鹹的海水，然而洗了海水浴是光溜溜的哪，然而洗了海水浴是怪「摩登的涼」的哪！

在日裏，像火，可是不會給烤死。夜呀，水一樣的夜呀！夜能普遍地給人們帶到一個會忘了這發病的天氣的那兒。但是漆黑的夜，沒有月，也沒有星，不太沒詩意了嗎？

其實，並不會做詩呢。可是，老早吃了晚餐，在夜還沒有來到的晚涼的時光，有人在山路上散步了。

### 一

在綠陰環繞的燕子新村裏，里昂鄉裏仿造過來的建築的那兒，鑲着朱紅防鏽漆的鐵柵的門口，一直延伸到山脚的小路上。安閑地，一對中年的夫婦，帶着兩個小孩子，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緩緩的向那不大的山坡走去。晚風吹送着這四個快樂的人，吹到四照快樂的心的心裏。

「安意哪！」

那些輕脆，柔和的聲音，飄散在九台山脚的晚涼的空中。

「晚風是太醉人了呀！」

「可是，更醉人的是什麼？」

眼像釘子樣的給女的釘住。嘴角裝着會迷死人的笑。

一個深長的吻，兩雙長長的脚停住了，四個人給拆成了兩組。男的和女的孩子，一氣的跑上天天坐慣的山坡了。

好像全忘了兩個孩子似的，陶醉在晚風裏

兩雙長的脚也站到山坡上了。

在八隻黑珠子下面：

到十二點鐘會叫的紅磚子疊成的鼓樓。像鍋蓋樣的××大學大禮堂的屋頂。德國什麼機關的卍字旗子，——畫報上那個希特拉像要吃人的嘴……

天快黑了哪！沒有月亮的漆黑的夜，多沒詩意呀！

說是詩人，其實並不會做詩呢！

循着原路兒，兩雙跳的脚，兩雙蕩的脚拐過了灣，那華美的新居裏的電燈光，早給碧綠的樹叢穿透了啦！

### 三

男的在馬糞流浪過好些年，今兒可給變了成新貴。

「詩人」，被人這樣稱呼過，可是今兒詩人也做不成了！

詩人是蚊子，詩篇是蚊子的五線譜。這兒就是蚊子也沒有一個，蚊子給風扇趕跑了。四週佈了綠紗幔的房，給揩過油的地板，那麼潔，那麼光，蚊子走在上面也得跌交。臉盆兒大的冰塊，房裏的熱氣統統給吞了去。

——還是熱呀！

盤子裏冰凍水菓一個一個的減去。略略翻了翻法國寄來的什麼雜誌，便哼出一個朋友的題的曲子：

「願我再來時，人與青山都不老——」

聲音裏帶着懷念的味兒，可是並不傷感，因為傷感就是頹廢哪！

收音機上的什麼扔開了，房裏便：

「我好比，淺水龍……」

夜是不會寂寞的。

廿三年三月，仿植杭筆意，寫於南京

，及多陋俗怪地方也必有。我相信彭揚「神恩大光記」，「天路歷程」一定與牧師有影響。他們把中國算作一個「神學實習場」目的是推廣上帝之恩惠，而使他們升天！

苦中國人到現在才真正需要牧師。一定不會鬧義和團了。

原故是：(一)當國者信仰。如馮將軍軍隊全體入教，尤為牧師傳教史中一件天大地大無不大光榮事。(二)牧師並不吃中國人，而居然會施藥，替你驅蠅，教你念書做洋行買辦，死了又替你祝福(不管你懂不懂不知!)此亦奇蹟了(三)牧師比和尚來得和氣。比方牧師不准中國人納妾。但廣東佬之有網妾癡者，儘可納妾，而無所謂。又如吃了飯漱口與漱了口吃飯，牧師並不干涉，只要祈禱中規中矩即大博其獎勵了!(四)牧師不會向你納稅，只叫出錢給上帝蓋禮拜堂。苦鄉下人也得在禮拜日坐上一小時，比政府好的多

苦中國人信教了，於是乎對於菩薩就非請出門不可。但財神不得不接。明知牧師只要不當他面拜，他不會干涉的。此種「便利事宜」也是中國人佩服牧師之故。

女人，寡母婆，女學生，信教，當然非牧師強迫，原故即(一)寡婦沒有人可靠，故靠上帝而生活(二)女人因丈夫不好，受氣向上帝告狀。(三)沒有什麼事兒玩，「太太信教罷！」(四)信教比摩登更更摩一下子，女學生「因利乘便」可得唱詩機會與牧師太同行光榮。(五)因為有人說女人為下意識所激，如福落德分析心理所謂 Libido (Angustion) 現象竟轉耶穌念頭者，那簡直是叛道者不在話下。(男人而轉「聖母」念頭者，如所謂類化現象 Identification 也不是正道)

看了白姊妹 White Sisters 的電影方知道牧師和女教徒所具影響之大，深願一切中國人都白姊妹化了；……但鄉下姑娘則未必在其例中。上帝固不分階級，只有台階高下而已。漸漸，牧師和苦中國人之團體中混成一氣了。苦中國人有福音聽了。向主教報告也很一致了。一切中國人明白人和上帝居然有關係了，上帝也居然上帝了。牧師工作怕更更麻煩；究竟夠分派不夠呢，此苦中國人之苦悶也!

附言：牧師在老一輩子的實在比一輩子「道學」多的多。如衛禮賢德教士他主張中國人不一定受洗。如深入黎苗人中編苗人字典的，總比唱歌祈禱強。固然他也一定為大法國努力。你要知道不爭氣政府在那兒幹什麼，你只能怨他們研究。許多科學家始祖是神父。這只能證明神父不是科學家，而不能說由於「上帝的恩惠」但在中國的神父根本不是這一套也們外務事情多。「匿於室而動於外」的教士，在中國研究唯光緒研究的人，叫人們敬而畏之。所以前面我研究徐光緒出來寫，及畢芳濟湯若望等。我們沒見到的。我提起他們只覺得替牧師們發愁!

一九三四，二，六三日。

九三四，二，六三日。

九三四，二，六三日。

九三四，二，六三日。

九三四，二，六三日。

九三四，二，六三日。

九三四，二，六三日。

## 編輯室啓

本刊稿酬，雖云菲薄，時亦拖欠，但決不賴，以前投稿經發表諸君中，如有未收到者，請開示刊出期次篇目，即當查覆，不勝企盼。因下期起又將改訂小本，稿酬亦略有更動，故須作一結束也。來信請寄編輯室，以便彙轉。

三月廿四日

又本期安得生漫畫，製版不及，暫缺一次。



子最早

出品最好  
信譽最老

九一三三四號  
九一三三一號  
電話九〇三五八號  
電報 二二二二號  
地址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上海華豐印刷鑄字所

TELGE & SCHROETER

S H A N G H A I

本行機器部常備各種現貨機器陳列樣子間備客選購對於印刷廠鐵工廠各項機器尤夥常駐專門工程師代客計劃各項實業工廠如蒙惠顧詢問無不詳答

上海四川路一二二號

德商泰來洋行

電話一七三〇九號

文壇登龍術 再版出售

中國連史紙精印 分訂上下二冊  
定價一元六角

現已售罄

著者 人 章 克 標

特約總經理 開明書店

總代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市  
時代圖書公司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  
分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

十日談投稿簡則

一、本刊為社會大眾一般讀物，輔佐文化，宣揚藝術，批判社會，記述現狀，各項稿件，均極歡迎。  
一、來稿一經刊登，酌送酬報，版權亦仍為作者所有，惟本刊有出版之優先權。  
一、本刊文字，以語體為主，並須用新式標點。  
一、來稿如係譯文，應附原文，或注明原文出處，以資查攷。  
一、本刊每逢十日出版，收稿以逢三日為止，如在三日以後收到者當刊入次期。  
一、本稿不論文字畫除預先聲明及附足回函郵資者外，概不負責保存或退還之責。  
一、本刊收稿一秉大公，收稿人請勿輕入介紹，以免糾葛麻煩。  
一、來稿逕寄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本刊編輯部，勿寫私人姓名，以免周折延誤。  
(一九三三年九月卅)

十日談

編輯者  
代發行者

十日談旬刊社  
第一出版社

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  
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

本刊是代表民衆說話的唯一讀物

# 人言

### 第一卷第一期要目

發刊詞——不徒犯條的(雲)——文法(明)

入黨與道(雲)——(雲)

德意志的公開秘密——郭明

白話或文言——全增嘏

假使日俄開戰——林路雲

說「說人話」——潘光旦

中國的確——白

英日的商戰——林長庚

時人訪問記——史景才

望遠鏡與顯微鏡——郭明

中國始終是中國——郭明

影寫版精印畫報(八頁)

新年瑣話——章克標

王勾踐坐飛機——曾迅

如是我聞——(五則)

海外現狀(巴黎通訊)——沈安父

法蘭西(巴黎通訊)——沈安父

法蘭西(巴黎通訊)——沈安父

讀者信箱——(國內通訊)

一週問——沈安父

### 第一卷第二期要目

批評——生產建設——接收機關及古北

口——不算慘案

權衡在中國——郭明

論信仰——謝雲真

美俄復交之研究——但蔭森

新聞記者與公式——李青崖

科學的影響——郭明

時人訪問記——翁文灝

望遠鏡與顯微鏡——白秋

首都散記(南京通訊)——白秋

武林印象記(杭州通訊)——白秋

東京通訊——白秋

讀者信箱——被學校開除以後

的出路——白秋

一週問——白秋

### 第一卷第三期要目

批評——提高銀價——內蒙古自治問題

校長做詩——德意志的糾紛

意大利的反索里尼運動——翼雲

德人的名實——潘光旦

法西斯帝制形式——凌燕

談「說人話」——郭明

新名詞——郭明

時人訪問記——郭伯良

望遠鏡與顯微鏡——徒然

影寫版精印畫報(四頁)

婿鄉年節(杭州通訊)——郭達夫

滬漢島嶼(無錫通訊)——(上)——象恭

酒解禁及其他(紐約通訊)——計振之

海外現狀——史太林在英國——最新結

法蘭西——蘇聯建築師埃府——德國的

讀者信箱——學校商業化——柴扉

一週問——柴扉

### 第一卷第四期要目

短評——憲法公布(雲)——首都的私

嫌(雲)——埋頭苦幹中的(雲)(雲)

中國的大學——葉秋原

當沒有文字的時候——許

水滸四評——許

東京與上海的對比——周行健

法國一權威——今亮

文明結婚——但蔭森

文強公約之風潮——郭明

望遠鏡與顯微鏡——徒然

影寫版精印畫報四頁

初到廈門(廈門通訊)——朱

梁溪島嶼(無錫通訊)——(下)——象恭

姑蘇印象(蘇州通訊)——岳

陰歷新年在香港(香港通訊)——冰

除歷新年在香港(香港通訊)——冰

雜著——斯文掃地——周

關於「真中耶集」——明

讀者信箱——中國的大學生是

什麼——宗

一週問——宗

### 第一卷第五期要目

短評——新生活(雲)——時輪金剛法會(古)

可憐慘劇的連演(象)

達賴之死與西藏問題——周行健

財政困難與整頓稅收——方

中國的國稅——方

青年出路問題——凌

軍人與店員——象

廣州的霸王——徐

望遠鏡與顯微鏡——鄭

不堪回首話桑梓(汕頭通訊)——徒

富春江上的印象(富陽通訊)——徒

元宵在鶴島(金華通訊)——周

雜著——等待——傅

姊妹的悲劇——丁

人日書感——明

讀者信箱——父親討了姨太太以

後——章

何徐創作問題——天

一週問——天

### 第一卷第六期要目

新舊問題及其解決——謝雲真

杭州人——柴扉

內容與外形——凌

警察的存廢與裁併——象

我國國餘額的由來——郭

上海的律師——會

望遠鏡與顯微鏡——徒

上海的一角——夢

歷下所見(濟南通訊)——張

蘇州一瞥(蘇州通訊)——碧

讀者信箱——碧

一週問——碧

本埠代定處  
申報服務部生活書店  
國內各埠大書店及派報社均有分售

每份五角  
零售每份五角  
全年預售四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郵費另加  
一元二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電話三三三〇

上海第一出版發行社

上海南京路平涼路二十二號

電話三五三〇